

清夜钟

《清夜钟》，明代小说。十六回，残存十回。为明刊本，郑振铎有藏。郑藏仅为第一、二、七、八、十三、十四等六回。另一部藏安徽省博物馆，为第一至第八回。正文前有图十六幅，每回一幅。第一幅署“黄子和刻”。黄为明末著名刻工。正文前题“薇园主人述”及序。或谓作者为陆云龙，号薇园主人，一号江南不易客，又作于麟氏。钱塘人。曾参与编校《盛明杂剧》，著有《翠娱阁集》。此说根据不足，不可确信。或据书中印章，知其人为杨氏。文中屡次提到“乙亥孟春凤阳之变”及崇祯十七年事，知作于崇祯八年至十七年（1635~1644）之间。

作品每回叙一事，各不相属。作者自序云：“世人梦梦，锢利囚名。撇不去贫贱，定要推开；涎不到荣华，硬图捉着。美色他人，强羨杀偷香窃玉；意气自己，是只知踞胜争雄。将以明忠孝之铎，噢省奸回；振贤哲之铃，惊回顽薄。名之曰《清夜钟》，著觉人意也。”小说主要反映明末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，旨在为世人震聋发聩，如第一回《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》和第十四回《神师三致提撕 总漕不死一兔》，就站在明代统治阶级的立场上，诬蔑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为“流贼”、“流寇”，说他们是“地方无赖，游手游食之人，平日要财不得财，要女色不得女色，巴不得乘机乱动。”责斥文臣武将，一味安抚，只知姑息，“把贼养成”。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，作者又不得不承认这是官逼民反，“民贫喜揭竿，兽困思走险”。不能不看到“贼作梳子，民财掠去一半，兵作篋箕，民间反倒一空”。“遇兵如遇虎”，“兵到无寸土”。正是官兵打着“防贼”的名义，“客兵所到，索粮搔扰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至”。因此，较真实地描绘出那个动荡年代官兵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。第八回《狂言竟至杀身 坚忍终伸大怨》写清河水姓各族家庭内部的争斗，长子、次子竟残忍到亲手杀死自己的胞弟。世风之险恶，令人怵目惊心。作品揭露深刻，惟多因果迷信之谈，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意义。

作者有意模仿话本体裁，篇首有“入话”，间以诗词韵文。全书结构完整，行文简洁流畅，细节描写亦生动细腻。已佚回目如次：

- 第九回 戴参将识侠娃 邵金宝生昵友
 - 第十回 怨骨夜沉智井 神言梦指奸人
 - 第十一回 副使荣升得祸 宗伯无罔罹灾
 - 第十二回 馋汉免为饿鬼 懦妇空作淫魂
 - 第十五回 孝子备困成名 悍母劳心遗臭
 - 第十六回 黠父不为强生 淫儿终从横死
- 摘自《明清稀见小说汇考》

序

世人梦，梦锱利，因名撇不去。贫贱定要推开，涎不到荣华硬图。捉着美色，他人强羡慕；偷香窃玉，意气自己，是只知踞胜争雄。勇者凌人，怯者丧己，巧者碌碌，愚者攘攘。白日里做尽蚁膻，黑夜间不停鱼睫，衣一身，食一口，着甚么贪觅不休？近中寿远，百龄为甚的奔求不了？正如痴汉朝暮营营，神情不定，昏夜倒头，一觉魂魄不清。乱腾腾上天下地，昏懵懵疑鬼疑神，宜到一杵清音划然俱去，其提醒大矣。余偶有撰著，盖借谐谈说法，将以明忠孝之铎，唤省奸回；振贤哲之铃，惊回顽薄。名之曰《清夜钟》。

著觉人意也，大众洗耳，莫只当春风之过，负却一片推敲苦心！

第一回 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

烽火京畿，天意去人心不固。更满前鞞鞮簪裾，如雕似塑。万雉金汤浪岩险，六宫粉黛埋烟雾。最堪怜龙向鼎湖飞，髯谁附？民崩角，盈衢路。士回面，称鸛鹭。纵只手空支，泪痕偷注。取义已完儒者事，矢贞又得闺中妇，这双成节烈炳千秋。堪为度！

右调《满江红

》

从来为君的失国，或是暴虐，如桀如纣，肉林酒池，以悦妇人，剖心斲脰，毒害巨庶，身死国亡，亦何足惜？其次荒淫不恤国事，如北齐后主，宠任冯小怜，奸（讒）更）崇政。陈后主溺爱张丽华，兵来不知。隋炀帝妃嫔不离身，酒卮不绝口，却又巡游征伐，离宫别苑，遍至江南，造船运粮，远到高丽，民不堪命，以至杀身亡国，亦其自取。至于汉之桓、灵，唐之僖、昭，祖宗养成祸患，到他挣挫不得，恹恹一息，以及于败，亦已可怜。

若在明朝毅东烈皇帝，他自信王为天子，不半年，首除崔呈秀，渐去魏忠贤，五彪五虎。这时身边何曾有一个亲信的近臣、才识的大臣去相帮他？真乃天生智、勇、胆、力、识都全，不落柔懦，亦非残忍。后来身衣布素，尽停织造，何等俭；时时平台召对，夜半批发本章，何等勤；京畿蝗旱，素衣布袴，何等敬天恤民；对阁下称先生，元旦下御座相揖，何等尊贤礼下。

美政甲千古，英声振一时。

得贤资辅弼，应可济颠危。

人见他杀戮多，降罚重，疑他刑繁。你试看这干误国害民，贪脏坏法的，那个不该砍、那个不该处？就是设厂卫缉访，那作弊的、送书帕的，何曾歇手？钱粮增加，内帑尽耗于魏忠贤，那些边关上文武将吏，再不肯为国家汰冗兵、核虚饷，借势增添需索。初时辽东用兵，后来川黔未息，山陕又起，费用有增无减，节省不敷，自然要到加派，剿寇本以安民。十七年来，也曾起一宫殿、也

曾织一奇巧袍服，采买一珍异玩好么？劳心焦思，谨身节用，没一日安乐，只为运尽天亡，有君无臣，天再生一个好人扶佐他。

斧宸有周宣，岩廊乏周召。

即如流寇一节，内中主张在兵部，外边主张在督抚，下边将士效力，文武同心。无奈初起时，一味蒙蔽，把贼势养成了，到后来一味姑息，要把个“抚”字了局。不知这贼从不曾吃一遭亏，有甚怕你？他肯来降？最可恨贼在栈道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东西扼住山险，贼自坐毙。一个痴庸的总督陈其愚，主一“抚”字，纵他出险，遂不可制。贼在河南，秋黄不接，正可剿其饥疲，又一个痴庸的总理熊文灿，主一“抚”字，纵他和余，食足复反。其余督兵将官，当讲抚，自然按兵坐食；就说剿，也只贼东我西，贼来我去。贼作梳子，民财掠去一半，兵作篋箕，民间反倒一空。

养兵如养贼，苦贼更苦兵。

是在外已如此，就是在内，一个嘴啾啾杨嗣昌，毅宗眷注他，服未满，召他做兵部尚书。那纸上布摆得且是好看，把个河南作战场，东边是山东、凤阳督镇，西边是山西、陕西督镇，北边顺天、保定督镇，南边江西、湖广抚镇，搜括加派剿练饷七百万，四面合围，期于一年灭贼，却也象一番春梦。及至嗣昌拜相，自己出来督师，毅宗赐坐、赐宴、赐诗，所到地撼天摇，才报得个官兵大败献贼、单马赤身逃入四川，却已襄阳府被献贼所破，襄王已被杀了。

破贼全凭纸上，机宜昧却毂中。

说谎欺君，丧地失律，嗣昌也只得自尽。

此后兵部尚书陈新甲，也是某处用某技兵守，某贼用某枝兵剿，却又贼在河南南阳，杀了福王，一日败坏似一日。

崇祯十六年，简用内阁吴牲督师，逗留不出。到冬，贼分二枝，献南闯北。闯贼竟败了陕督孙傅庭，乘胜入了潼关，取了长安，渐又渡河攻陷山西。十七年春，遍行伪牌，震动北直地面，军民皇皇。河南叛将缚了巡按苏京，真定叛兵杀了总督孙标，远出二、三百里外迎贼，闯贼还安坐在长安，这厢已是如麻似乱。

剥民养兵兵若何？贼来来时先倒戈。

斧钺无灵军不制，令人却忆古廉颇。

里边也有相公陈演、魏藻德、范景文、方岳贡、本兵张尚书，一筹不展。外边督师复山陕，又有李阁老，也只高坐临清。一班喜误国、逞嘴唇皮的，不量事势，还在邢边争守山海；不顾京城，还在那边争不迁都；不顾京城决乎难守，京营原是虚名。原不多人，却又分调开去，守通州，守郡县，守在外边。不料闯贼却从北来，破了宣府、大同，取了昌平。昌平去京七十里，这时措手不

及。若是外面有人接战，贼也不敢轻易近城；城若守得几日，关门近镇，勤王兵来，贼也未便得志。不知兵部平日运筹些甚么？京营简练些甚么？十七贼到外城，外城已破了。此会毅宗着急，亲自微服登城，见守兵稀少，知不济，回身去见成国公，成国公在外吃酒。

消愁且进杯中物，爱子何如爱国殷。

见周皇亲，周生亲孩子出痘，忙不见人。要领内丁杀出重围，又不能得，就做了决计，令皇后自尽，杀了几个御幸过妃嫔，一个公主砍折手，晕去不死，自己即向煤山树下自缢。可怜一个忧勤节俭英断的皇帝，不得正其终，不得保妻子。

宵旰十七年，兢兢日图治。

天心忽已移，众志又皆死。

鹃啼望帝魂，凤折椒宫翅。

玉押叹无从，哀哀泪痕渍。

这辈误君、背君、丧心、丧节的，全不晓一毫羞耻，有穿了吉服去迎贼的，入朝朝贼求用的。自己贪富贵要做官，却云“贼人逼迫”、“某人相邀”；自己恋妻子不肯死，却云“某人苦留”，“妻子求活”。煤山下从死的止一内官。梓官停在草厂下，有谁号哭一声？有谁将麦饭、浊洒一番浇奠？在朝食禄的岂下千百，见危授命，不过二十余人。在贵戚，全家自焚，有巩驸马、刘皇亲，九乡父子死节的孟大理；宫臣举家死事刘状元；二妾同死马谕德；侍御陈良谟，有妾相殉；职方成德以母从子。至于夫妇同尽，亦慷慨亦从容，便是汪编修。

食禄人纷纷，殉君何寂寂？

这编修单讳一个“伟”字，号长源，本贯徽州人氏，生来爽朗高洁，肝肠大热，中戊辰科进士，起家浙江宁波府慈溪知县。慈溪近海，民贫而刁，又多乡宦，他把一个公明廉勤去为治，上下俱相安。丙子入场，做小考官，得几个门生，相见谆谆，以道义相规，教他忠、孝、节、义。其时门生也有笑他的，道：“做了座师，便做板腔，说腐话。”不知他虽胸襟洒落，意气激昂，却也赋就正骨，正性，实不是扯架子、装门面，似近来说东林、讲道学、重声气的；见利便趋，见害便躲；平日钓誉沽名，暗里一味抓钱、结党；平日谈忠、道义，临机一味背国、忘君。

人称箕比，誉重由夷，

谋面只是，征心已违。

到冬底朝覲，临行，粮里、行户都来为他脱靴，举监生员为他建祠，自似寻常套数，却也似强不来的。到京考察，考在卓异里边，留京考选。先是户部

清查任内钱粮。那些浙江司，新旧饷司，掌印郎中主事要书帕，多是六十、四十，少也二十四，十四两。书办少是二钱四，多二两四，也叫书帕。若要他遮掩，以少作多，以无为有，便百十讲价，才向御览册上开作分数及格，才得咨送吏部，到此时，也不免甩几个铜钱。及过吏部，又要稽宦迹，考乡评，治下大老、科道、在朝的都要送书帕，求他出好看语，访册上多打圈儿，就是治下在翰林部寺冷署闲曹，虽没他柄权，但要他道好不诽谤，也得八两，极少六两、四两相送。若在同乡，更轻不得，必竟要个同乡有权力大，老科道作靠山，他出来讲说，方得在翰林六科。这人恰要二、三千两，其余看他权势、力量为书帕厚薄，这干人也看书帕厚薄为官评高下，书帕送得厚，靠山硬，在访册名字上圈上四圈，便是该翰林科里，三圈便是御史。还有不圈的，这不是不肯用钱，便是没钱用的了。

由来财旺生官，全靠孔方著力。

汪公宦囊清薄，没气力去寻靠山，书帕又不腆，人只寻常相待。公道上去不得，治下同乡、大老、科道，也都打上三圈。科里轮不着，翰林更莫想了。骑瘸马，带眼纱，在京熬清受淡一年。到冬阁中考选，一论一诗，由他文字精妙，自己得意，无奈内外拟定一正一陪，汪公只在落卷中，这便钱神有灵，汪公也只在寓所狂笑、满饮消这不平。不意旁观观不服，惹动个武举，跪门上本，迎合毅宗，骗得个吏科给事中陈启新，这人不系科目，甲科中都不睬他，又假撇古，不敢要钱，人也没钱与他，考选时书帕便没半个了。到江北会议时，都是别科道主张，没他话分，清坐而已。他便上个本，道考选大事，如今全是势要把持，阁试考选翰林，都是预先拟定。府县考童生，也要糊名，如何考翰林，反直书姓名，易于寻看，不公之甚。参了一位访册预定词林的。其时又有内监在毅宗前说：“如今贿赂公行，考选的送一个元宝，才买得九卿科道打一个圈儿。”毅宗因此大疑，将阁中考准词林，俱不听，道是钻刺，降处了这二位预定词林的知县，道是得钱滥圈，闲住、降调了几位九卿科道。

尽道用钱买官，不料得钱失职。

把这事撇起了半年。

到戊寅五月初，忽然召应考选知推。及在京评博中行赴文华殿，汪公逐队而入，伺候毅宗御殿。阁臣旁坐，各官中庭行礼，班次中你前我后，朝见时你跪我起，两边内监吆喝，整齐不来。毅宗也晓这些外官，不谙仪度，不来苛求。见毕，传旨五个一班，过来面陈治状。这时跪在帘下槛外，离毅宗有一丈地，毅宗在上，先看他人品，次听他言词，就在此人名下，或圈或点，定其高下。这干官在下乱做一团，有称知县的，称小弟的，有说话冗长，圣谕从简，或令起来承旨的，有言动可笑，天颜微晒的。汪公人才隽拔，气宇开朗，应对舒

徐，都当肯綮，早已中了上心。对完，毅宗亲洒翰墨，写策题粘于殿上，人给一卷，人与茶饼供给，自起驾还宫。各官溷到黄昏，缴卷，各自携带笔砚而出。毅宗先将各卷细看一番，点定上下，才发到阁中。这阁中仍又不看文字，各徇私情分上，恣意先后，数日缴进。汪公也落在后边。不料毅宗仍照自己原定，于卷上硃笔亲填，翰一、翰二，科一、科二，道一、道二，发出令吏部定科分道分。

总由圣主英明，不用大臣线索。

内翰林十员，前五名编修，后五名简讨。汪公后五名，授了简讨。翰林清华之选，是第一等官，但只是贫苦不过，做长班的尤怪他，科道有差，长班也擢些肥嘴，有人送书帕来求见，也有个纸包。若说翰林，论入阁，百人中不过一两人，到得分房典试，却也三五年才能上手。一传是翰林，六个长班都是讨分上来跟随的，今日都告辞而去，剩得一个。汪公见这个不去，道他忠厚，对他道：“你做人好，我自然着实看管你。”那知到部覆命下之日，依然叩上四个头，辞别而去。只因往时考选，临期还有变更，或者做得科道也还好，故此又迟去数日。但汪公不用钱，不依傍权势，得这第一等衙门，实是天子门生，非尝拔擢，以后只是换得一把黑掌扇，不似外官，不逢帝后忌，便绣衣银带。只是骑瘸马，带眼纱，与这些骑驴马的黄尘中对撞，光景真是清冷。

先娶夫人已生子，在京候考选时，已在家中死了。家中为他续弦一位耿夫人，不惟容华妍丽，抑且性格端庄。考选词林，家中车马送到北京，不期冬时，墙子口失事，真保、河间失了七十余县，又陷济南府，道路不通，直至次年春，兵都出口，方得家眷进京。两口儿极其相得。翰林是个冷衙门，除了进衙门，拜客吃酒，家里坐时多。耿夫人也识几个字，两下却似好朋友，杯酒论文，说些古来忠孝节烈之事。出差同出京，复命同进京。癸未会场考试，在京颇似郁郁不乐。耿夫人闲中问及，简讨叹息道：“强敌内外交逼，全没一个当心，不知这腔血洒在何处，所以不快。”

当路方酣笑，闲曹独皱眉，

只因方寸地，不欲负君知。

耿夫人道：“你做不得，可以说得，况圣上英明，你也痛说一番，尽人臣之事。”简讨也果然上两个本，说南北利害，战守方略。火不到眉毛上，大家也只看作寻常，还有笑他的：“又是个不怕打的黄道周，凡事溷过罢。”简讨越加愤懑。

到甲申春，势越不好了。他贻书与公子，略说家事与死国之意。又写书与同乡陆闾先给事，甚言京营单弱，不惟不能战，还不能守。八城半失，秦晋全亡，肘腋交乘，怡堂不悟。大声疾呼，人尽掩耳，势将不掇，唯有一死，以报

国恩。他这必死之心，早已见定，已与耿夫人讲久了。

不意三月中，贼到城只三日，城守无人，遂已失陷。简讨闻知，两太阳火起，忙忙的带了小帽，穿了箭衣快鞋，带了刀，道，“也须死个爽快。”急跳出门，耿夫人留他不住。他这一走，也想道：“偌大京城，百万人口，岂没几个怀忠抱义不怕死人物？贼不战得城，气骄心惰，不甚准备，若得几辈同心，拔刀相助，直走皇城，袭杀闯贼，也是奇着，纵不成，砍他几个贼奴，尚是烈烈而死。”不料到街坊一望，穿红的是辨迎贼官，带黄纸的是迎贼的百姓。

虽不到簞食壶浆，却也似心悦诚服。

简讨走了一段路，看着光景，回身竟走到家中，把刀撇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人心至此，只可完自己事，死了罢！”换了便服，叫丫鬟取几碟果子，暖下两壶好酒，与耿夫人对面而坐，一杯一杯的吃去。吃到半酣，只见简讨立起身放声大哭，耿夫人也呜咽哭起来。简讨却又不哭了，道：“夫人，我这哭，不是与你舍不得死，怕死贪生。我是哭谋国无人，把一个三百年相传宗社，十七年宵旰的人君都送在贼手里，这等哭。若论今日，我臣死君，你妻死夫，是人间的正事，人间的快事！什么哭？被人闻知耻笑。”反哈哈大笑起来。耿夫人也拭泪为欢。叫过家人，与他些银子，令备棺木，分付护丧南还。家人跪下道：“老爷还再三思，外边各位老爷还没听得有死的。”简讨笑道：“死要学人样么？你不知道，我不要想得，你只依我去干事去。”两人又吃了几杯酒，取过笔来，简讨向壁间饱蘸着墨写道：

身不可辱，贼不可降，

夫妻同死，节义成双。

写了，对耿夫人道：“去罢。”拿了一条绳，提了凳，竟向右首梁下摆定，正待立身上去。只见耿夫人笑道：“老爷差了。”简讨呆了一呆，说：“难道不该死么？”耿夫人道：“不是！”向左一拱道：“老爷还该从左。”简讨点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简讨却向左边抛上绳子，两人各各扣紧喉下，一脚踢倒凳子，身往下坠。简讨身子胖，坠得势重，就一时气绝。夫人身子苗条，稍轻些，死略迟。却也似地府相随，夫前妻后。两人之死，犹笑容宛然，尝有诗吊之：

忆昔长安一见君，襟期秋月气春云。

誉飞雉野神明宰，彩振花砖篆籀文。

曲突泪挥薪不徙，危巢势急栋成焚。

双成节义从容日，粉壁题传万古芬。

又：

城压愁云四壁昏，阿谁掉臂佐王孙？

笑从破涕声先咽，歌发当悲气欲吞。
彤管犹存节义句，赤绳不解倡随魂。
如归视死诚双烈，恰与桥山得比伦。

家人归来，知己身死，痛哭一场，将来收敛，殡在中堂。同乡、同官、同年，也少有个来料理、吊奠他的，一来如纸交情，只有个恤生，没个哀死。二来也是个无面对江东父老。人心不死，倒是贼兵也知敬重忠臣，过门不犯。但是祖宗三百年养士，隆恩优礼，独重词臣，平日讲明道理，到直起居，编目录，是非美恶，不惟臣下的直为诛削，在为君的也不为隐讳，品端心正，莫如此官。乃当时洋洋召对，称臣献谄，献策撰诏，首为畔臣，且有负盛名，膺异宠甘，为犬豕不为，假气节、假忠义，敢作奴隶之所不作，绣衣黑扇，走马长安道上，一时死义，单只汪、刘、周、马四人。所谓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无论无以对汪公！巾幗丈夫，衣冠禽兽！即耿夫人不堪深念，这也何烦刑书铁案，逃不去千载罪人，也何待寸磔碎剐？已是形存心死。做忠臣的一往至性，任你笑痴也不改，就是后来荣褒宠溢，他也不知。但说起一汪文烈、耿夫人，就是儿童，也都起敬！这干闯翁大老，两月荣显，乡里愧死，青史不饶！揣其尊意，不过道：“青史上诛不得许多。”我道：“百年旦夕，这魏阔也不几日，聊书榜样，以发愧心，只恐口顽、耳顽，这便是个无如之何了！”

第二回 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

节义久沦丧，笄幗在衿绅。
负骨柔如泥，临难兢逡巡。
况可责妇人，毅然轻一身。
江南有贤哲，发身挺孤贞。
目不击典坟，操已凛松筠。
貌弱心则强，体异心则均。
兢兢两相矢，莫染行路尘。
风霆苦摧迫，前退难直伸。
翩翩逐宓妃，委质填河滨。
身湮名永驻，千古称成仁。
敢死托管彤，作式型綦巾。

尝读《丁小司农遇寇再生志》，道：任丘失陷，他为寇所羈，此时所俘掠妇女五人，年约在二十上，三十下，皆有姿色，共坐一大土炕上，嬉笑自若。十五日，敌兵起营，妇人或五或十成群，皆洒线衣服，乘马而去。读之不胜愤惋悲痛，嗟乎！何女子善柔，不知羞耻，一至于此！曾作几首词，悲他、刺他

道：

家似花残雨底，身似絮飞风里。羞杀是偷生！逐人行。 帐外霜痕
摇月，水畔冰花堆雪。憔悴五更笳，瘦些些。

上马绣鸳几褪，揽辔玉纤尖冷。犹是貌如花，少琵琶。 风紧眉山
半蹙，尘细鬓云暗绿。衫袖赤棱棱，落红冰。

娇贮翠帏金屋，狼藉水湄山曲。含笑强相亲，怕成嗔。 怨是缘慳
运薄，死是胆柔力弱。难办语侏??，勉支持。

云外关山日远，枕畔檀郎错唤。衣上断兰薰，杂膻腥。 图甚深怜
痛惜，一任蝶狂蜂螫。无策奈他何，手频授。

右调《昭君怨

》

及闻济南失陷，张方伯就义，夫人方孟氏坠井相殉，夫人素有诗名，这一死不愧知书女子，曾有诗悼他：

城上笳悲落日黄，孤城沦丧似睢阳。

忠惭谋国魂为厉，节是殉夫操凛霜。

剩有千篇悬宇宙，更余一死振纲常。

寒泉璧月时摇漾，深井犹然发古香。

又闻临清城外，各关厢援兵来驻扎，驱逼人民喂马，妇女炊煮，还要陪宿。一时妇女自缢投水，比比相望。固知坚贞之事，世间不乏。司农之言，应属过情。他甚恨任丘士夫，不肯协心守城，要他器械，藏匿不发，要他煮粥供守城民夫，日午叩门，尚云老爷不曾打米。以致民心怨怠，不为固守，作意丑之也。有志女子，守节的终身如一日，贞烈的视死如轻尘。竟有村舍女子，知守身，又知处姑嫜，甘死不悔，妯娌同心，此乃最奇，最可法之事。这是：

醴泉不必源，芝草何烦种。

至性有诗书，不尽读周孔。

江南风俗，有一种叫养亲，这女子少年或无父无母无人照管，或家中贫乏无以养活，得人小小财帛，即在人家做媳妇。这边自小收在身边看养，就如女儿一般，易如调教，这是久成风俗。湖州府乌镇栅南头，有一石匠头，叫做胡文，专一在嘉湖乡宦大户家，发卖石板条石，砌墙筑岸，兼造牌坊桥梁，甚有生意，本村人与他起一个号，叫做胡一泉。古人道得好：

子瞻屠猪，商隐沽酒，

山川江泉，承奉敬守，

羊质虎皮，叫之可丑。

与妻陈氏，俱是绍兴府籍。其妻生得也有几分颜色，又自道乔，妆妖作态。每

时胡一泉出去山中采贩石块，尝有几个客作补空。生有二子，大的叫做有仁，小的叫做有义，也不读个书，识个字，不过大来随着父亲去弄石头。

其时北栅边有个农庄人，姓钮，号双桥，其妻死了，丢下一女三娜，年方七岁，无人看管。又有西乡顾家，在镇不过做些豆腐生理，不料夫妇因时症双亡，子叫一官，与人佣工，一女小大，也只七岁。都有媒人讲说，送与胡一泉为媳妇，先后到了家中。三娜大二个月，定议与有仁，小大与有义。两个名分是姆婶，相与是姊妹，湖下人水色自是好的，两个却又生得眉修目秀，齿白唇红。湖下人不大缠脚，陈氏是绍兴人，要与他缠脚，也就都缠做小小一双脚。人见的都道是好两个女子。

露中荷蕊两，风里燕鹑双，
赵氏离阿阁，英皇涉楚江。

又有的笑道：“可惜大来对两只村牛。”此时胡一泉四十有余，陈氏尚不满三十，甚有人来往。喜得两个儿子常随在外，两个女子尚不知人事。

又觉又五、七年，这两个大了，陈氏养汉子光景，也都睃在眼里；外边邻舍姗笑的言语，也都听在耳里。这些来往的，走久了，把这两个女子，都不在意，反取笑道：“我是你公公，仔么叫阿伯、阿叔？”这两个女子听了，两颊通红，后边连阿伯、阿叔都不叫他。这干人见两个女子年已十四、五岁，俱在时了，时常把些言语撩拨他。他只做不晓。撩拨得紧，到摸手摸脚，两个发狠嚷唤。陈氏见了，只是笑道：“取笑，当甚么真？”又过几时，因两边儿女都大了，胡一泉与陈氏计议，都将来配合了。正是：

树树花枝皆有主，分付春风莫浪猜。

不期胡一泉是个粗人，不去叫阴阳人择个日子，合合周堂，这日却是妨着舅的。过得两三日，一个急症，痰喘而亡。陈氏也只意思悲伤。倒是这两个女子，哭泣甚苦。家中有两个村钱，陈氏将来殡敛了。遗下生意，两个儿子支值。自此有仁、有义，分投管理，或是山中发石，或是人家做工，不得常在家中。先时胡一泉出去，家中还有两个儿子碍眼，如今儿子十五不在家，甚是像意，况且女人到四十边，淫心还在。当日丈夫在，尚寻帮丁，今日丈夫已死，如何省得孤老？但是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冷眼看这两个媳妇，似有不满他的意思，也觉难过。总为：

薰莸不共器，妍媸惧相形。
裸国嗔襟带，沉酣厌独醒。

后边忽转一念道：“他管不得我，大家混一混，自都没得说了。”也还只想在心里。

一日，也是合当有事，恰是立夏，那平时来往石匠樊八，叫做樊小坡，提

了一瓶烧酒，一尾鱼，来送陈氏过节。陈氏就留他同吃，这都是常事。陈氏叫大媳妇去锅烧鱼，家无别人，大媳妇只得自搬来。樊八先已与人吃了些酒，有酒意了，看了大媳妇才在灶上做用，脸上带了点微汗，越觉玉色晶莹，托盘这双手，纤洁可爱。就开口道：“好一个媳妇，如何还不生长？想是这两个村果子不会风月，还得我这样人才好。”不怕陈氏吃醋，将手去把他捏捏扯扯的，道：“同坐一坐，吃杯酒。”钮氏作色道：“不要这样！男有男行，女有女伴，各人也存些体面！”这便是：

假途期灭虢，打草暗惊蛇，

说话已侵到陈氏身上了。说罢，顾氏见姆姆焦燥，过来看是甚的。那樊八更不识气，道：“好意叫你吃酒，这样做腔。”见了顾氏，又来扯道：“还是你平日本分，你来同吃锤。”这的是：

村酒壮色胆，虾蟆想天鹅。

顾氏也恼道：“不要这样酒吃！”也走了开去。樊八甚觉没趣，又怕陈氏捻酸怪他，叫声聒噪，抽身便走。那知陈氏酒意方酣，云情已动，好是热锅上蚂蚁。见走了樊八，明是他两人赶去，又羞又恼，便寻着他两个道：“你两个自小本分，我甚是爱惜你。适才樊伯伯，他好意叫你两个吃酒，有许多话说，同坐吃酒，怎玷辱了你？”这两个任他说，不回也罢，那钮氏却向前道：“娘是寡妇，樊伯伯非亲不戚，我们小男妇女同坐，怕外观不雅。”正是：

素心明雪月，严语肃雷霆。

陈氏越发急了，道：“有甚外观不雅？辛辛苦苦养得你两个小人汉大，如今会花言巧语了么。我死了你公公，少你这两个婆婆？”“千媚根”，“万淫妇”，骂得两个做声不得。却又撞这胡有仁回来，道：“如何惹了老娘？”陈氏葫芦提嚷道：“他两个大了，阿公死，他傍着丈夫势，要钳压我婆婆！他反根倒舌，你只是听他的！”胡有仁问是甚缘故，钮氏只是噤口不言。胡有仁道：“想是你触恼了老娘也，我拳头弗用装柄！”也“蠢妇”，“蠢妇”骂了几声。可是：

苦含暗口难为说，兰掩深山那得知？

次日，陈氏央人叫樊八来，自与他陪礼，在他面前装许多膀，道：“樊伯伯是要来往的，我是你管不着的。好不好是你与丈夫忤逆我，先拶你这两个泼妇，只是要连累你丈夫！”樊八倒劝道：“他年纪小，我酒后，不要怪他。”自此以后，陈氏与樊八，还有个朱云峰，儿子不在，一凳坐，一桌吃，偷空一床卧。偏要两个媳妇送茶水走动。凡事只骂上前，又在儿子前说他两个：公公没过，改变了，口快嘴馋，懒惰不孝顺，好说人是非，造言生事。这两个蠢物，娘说的便是。因见他两人不来分辩，越发认真，也时常喃喃嚷骂，两个都

含忍着，只自相说苦说屈罢了。

含愁蹙翠眉，低语度香脂，
说到深情处，难禁泪雨垂。

但先时樊八、朱云峰，还是胡一泉同伙石匠，往来还有名目。后来又有两个地方游花光棍，一个叫做钱奉川，一个叫做李承山，都是三十内外后生，人也标致，看上了他这两个媳妇。访得陈氏是个不端楷的，要踹浑水，踹上了老的，再乘机勾搭他这两个媳妇。时时腼腆腆，捱身进来，这陈氏看见是个标致后生来缠他，如何不肯？你进我出，陈氏喜得不空。邻舍因陈氏平日极会放泼，这两个都是地虎，没人来惹空头祸，任他方便。

欲海浩无边，汪洋欲浸天。
空劳精卫力，千古未能填。

两个媳妇看了，甚不像样，商量道：“先前这两个石匠出入，也尚隐秀，如今添了这两个后生，傍人那里辩个分明？连我们也落了浑泥沟了。说不得，再说一番！”两人难于开口，今日捱，明日捱，捱至一日，陈氏独坐在那厢，两个带着笑，走到面前道：“一句话要对阿娘说，几日不敢。”陈氏便放下面皮道：“是甚么话？”两个刚道得句：“公公是做好汉的，丈夫是要做人的，……”陈氏睁着眼道：“什么好汉？什么做人？”先把钮氏一掌，钮氏闪得过，陈氏已把顾氏一把头发扯住，脖项里打上几拳。钮氏见打得狠，便忙上前道：“阿娘，不关他事。”陈氏道：“我难道怕你？不打你么？面上抓上两把，肩上咬上两口，却值李承山入来，道：“不要抓坏了门面，不好接脚。”陈氏嚷道：“他两个媳妇，做一路打阿婆哩！”

心顽耳石坚，苦口枉绳愆。
往愬嗟逢怒，花容饱老拳。

李承山道：“和同些罢。”陈氏道：“他肯和同，我便不淘气了。”李承山道：“如今人捉甚么清？落得大家快活，都省气。”他自竟与陈氏房中去解闷去了。

顾氏对钮氏道：“做我不着，再打几下罢，你又来讨这苦！”钮氏道：“两个人做的，怎只累你？”怨畅一番，却话不曾完，早吃了一场凌辱。

陈氏对李承山道：“这两个泼妇，他不这样做事罢了，他不该来笑我。”李承山道：“叫他笑你不得罢了。”陈氏道：“他铁也似强。”李承山道：“他是撞着这两头牛，不曾得知趣味哩。若一沾上我们的手，眠里、梦里想这勾当，只怕替你争风相夺，又是口面，但你不要怪我跳槽。”陈氏道：“不怪，不怪，只要杀他的强，塞他的嘴。”李承山道：“不难，在我与钱奉川身上！”恰似：

放虎逐羊，教猿升木。

这两个得了口风，每日走来，竟与这两个妇人捱肩擦背，甚至搂抱。这两个女人声张起来。陈氏先赶来混嚷叫唤，混得人不听得。有时两个扯住了，要打要抓，陈氏又横身在内，打夺拆散。两个商量，要与丈夫说，怕丈夫愚蠢，与母亲、光棍斗出事来。陈氏又先扬声道：“你与丈夫说谎，赖我，我只做一条绳，不着叫你们都走不开。”两个如何敢说。没奈何，两个在家，走则同走，坐则同坐。丈夫出外，两个同卧，顶紧了门，还禁不得撬窗，挖壁。陈氏尝对着两个冷笑道：“好痴货，放着快活事不做，讨烦苦。”不知：

枉席瞬息事，纲常千古闲。

寸心有真见，肯复负红颜。

陈氏把那媳妇视如仇敌没些要紧，说话应得迟，做用做得慢，不拘木柴、棍棒乱打。道：“铁也怕落垆，难道你硬得我过？我叫你不依我不歇。”终日闹吵不住。有嘴快的邻舍，早传到他父兄跟前，父兄来问因甚争闹，陈氏先嚷道：“你养得好女儿、好妹子，替你养大了，会得忤逆阿婆、打阿婆。”他父兄问甚缘故，要他出口好说话，他两个只不言语。父兄接他回去，道：“这事我都知道，你是为你公公、丈夫与我争气，但这禽兽人家，如何安得身，不若叫你丈夫来说明，要他离书改嫁。”两个道：“这隐微事，那个与你做证见？且说起，要出我公公、丈夫丑。离异？我无再嫁之理；争兢？他有这些光棍相帮，你们也不能敌他。如今我真金不怕火，只恁捱去，他年老了，这干人自不来了。”

秋老山无色，花残蝶自稀。

光阴过飞电，难驻是斜晖。

两家原是本分人家，见两人说也有理，只得听他。住了几日，都要回去，道：“婆婆丈夫无人照管。”他父兄见几番说不听，留在家中亦无结局，也就听他道：“任你，任你，只怕真金久炼，也要消折了些。”一到，这些闲管邻舍，一个道：“阿娘，便再住几日，回来作甚？”一个道：“老人家也混了半世，你花枝样后生，假吃跌也混混罢，还有好处。如今穷人家守到白头，不曾有贞节牌匾。”他两个都不答应。

浅草知随风，狂花易委地。

那知松柏心，霜雪不为异。

两个仍旧彼此护持照管，决不落光棍局。但陈氏初时见两个回，也有些脚麻，怕成口面，及至回来，料道他父兄家事艰难守分，养他不起，也没甚伎俩，不知改悔，越发纵肆。看他两个彼此相为，大的常蔽护小的。陈氏道：“他出尖，小媳妇不从，都是他主意，如今一边下老实去凌拆他，一边好好待他。

打服了大的，小的自唾手而得。”算讨定，把个钮氏不打就骂，也没个早晚，也不论个顿数。小的来认，推在一边道：“不关你事，我只要打这泼妇。”真个弄得钮氏，踢、打、抓、搥，身无完肤。

风花无定骨，霜草多惨颜。

钮氏想一想道：“罢，罢！我熬不出了，不如死休！”对小媳妇道：“我指望与你同心，挣一个出头口子，况身面上已有六、七个月，也望生一个，留他一脉。不期近日，你倒还得宽容，我却身子寸寸皆伤，料道不能存活，与其凌辱死了，不如早些！倘或我死了，他心里愧悔，不难为你，也是有的，做我一个着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只见顾氏也含着泪道：“姆姆，麻骨成把硬，我亏得有你，彼此解叹。这些恶少，几番逞强，得你解救，你若一死，我孤掌难鸣，或是为他暗中算了，到那时失身觅死，不如与姆姆同死！况你还有身面上，该顾惜。我死更没挂碍。”钮氏道：“婶婶，生死大事，怎好强你？我只做我的事罢！”顾氏道：“姆姆，我心里已定了。但在家吊死，小房窄屋，这些光棍不时往来，倘或知觉，不能得死，又添一番气恼，不若与你投河，同做一个清白人。”说罢，两个哭了一会。

杜宇啼花底，寒蝉咽柳稍。

凄凄不成韵，孤馆益萧条。

其时邻舍有个王老亲娘，与他屋只隔一壁，听他两个哭，比常更是哀苦，也只说他平日诉苦常事，不料他两人已计议定了。钮氏对丈夫道：“我本意要留这点骨血与你，怕不能了！”顾氏也对有义道：“母亲以后你须用心顾爱他，怕我管不到。”却是对牛弹琴，两个全然不省。次早，两边都早早起来，打发丈夫出门做工，仍旧做早饭与中饭，与婆婆吃。饭后，钱奉川来到陈氏房中。钮氏悄悄把自己一只银丁香，去当了一壶酒，到房中与顾氏各吃了几钟。将房中箱笼都锁了，零星器皿，衣服都收过。把身上小衣缝连了膝裤，衫儿连了小衣。方完，李承山又来到房中。顾氏对钮氏道：“去罢！”两个悄悄掩了房门，出了后门。走了半里，四顾无人，一派清水，两个道：“就在这里罢！”两个勾了肩，又各彼此搂住了腰，踊身一跳，跳入河心，恰在乌镇南栅外。在河中漾了几漾，渐而气绝

玉骨亭亭似楚筠，冰心一点净无尘。

他时翠羽游川上，未许陈王赋洛神。

又：

绿惨红愁态不任，两枝菡萏萎波心。

微风度处清香发，漂渺能令千古钦。

此时天色将暮，陈氏恐儿子将回，打发二人出房，正在那厢嚷：“大淫妇

，这时候怎还不烧火做晚饭？”悄没一个人应。道是睡熟了，拿了一条捶衣棒槌，推进房去，并不见影。走到小媳妇房中，也不见人。道：“想是在那邻舍家说我的背，邻舍料也管我不得。”却前、后门张望，并不见一个。正在喧嚷，胡有仁兄弟背了锤凿走来，听得母亲说媳妇不见，这两个呆瞪瞪地道：“莫不跟人走了？”那王老亲娘道：“肯跟人逃走的，倒也没平日这些口面了。”陈氏听这句话有些讥讽，正待发作，只见胡有仁道：“我昨日王知府找得几两石头钱，莫不驼去了？”赶进房中，翻开箱子，银子都在。却见桌上一只壶，二个杯儿。赶出来道：“银子不失，桌上还剩下与奸夫吃不了的酒，定是同人去了。”

第五捩翁，不疑盗嫂，
哲人苦心，世不易晓。

胡有义道：“我房中物什俱全，想还到娘家去。”正要分投寻赶，却见一个牧牛小厮道：“南栅头水里见个衣裳角，漾漾的在水里，莫不投了水么？”王老亲娘道：“这倒有之！”陈氏道：“适才两个欢欢喜喜在家里，会投水？”这两个痴物，将信不信，道：“且去看看！”果见一纱绿裙角，漾在水间。胡有义认得是其妻穿的，道：“在了，在了！”忙和衣跳入水中，胡有仁道：“你的有了，我的却在那里？”只见胡有义去扯时，甚是沉重，将手摸去，却是两个。嚷道：“你的也在这里了。”胡有仁也急脱衣下水，两个弄到水边，两个女人尚抱紧不脱，面色如生，只是口中气已绝了。傍人道：“快灌肥皂水。”灌去，却口闭不受。又有的道：“倒驼了跑，沥出水可活。”两个抱着驼不起，只得拆开，人驼一个，各往桑地乱跑，都有四五里，那里能活？

身逐彩云尽，心同杲日悬。
渐台称莹守，今日与同坚。

一面报与两家得知，一面备办棺木。两个石匠走了，两个光棍也躲了，陈氏晓得邻舍怪他，钮、顾两家来罗唆，他也躲过了。这番两边邻舍，把陈氏平生奸淫养汉，凌虐两个媳妇的光景，及两个女人守身不失，甘受凌辱光景，都说出来。钮，顾两家，也骂这两个蠢人，平日不能觉察母亲，任他打骂妻子。这两个也没得答应，只是跌天撞地痛哭，都总无及了！

是非终有分明日，苦是魂无再返时。

钮、顾二家，初时要寻陈氏出来，折辱一场。又道：两个女人忍死，只不要出婆婆之丑，今日还成他的心。只从厚觅了一块地，将他两口材，葬作一处，使他生死相依。

一镇人无论男女老少，莫不悲哀，钦叹！但只是村镇穷家，没这力量，如何能使里第秀才动公呈，府县转申，讨个旌表？却喜得骚人高士，闻的都有诗

悼他，就中江右朱子强一首，可云妙绝，这两人不生仕宦之家，也不晓得读书识字，看他处事，何其婉转；临死，何其勇决！可见天地正气，原自常存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如今天下这些喜淫失节妇人，奈何有好样不肯学？

第六回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

威宁海头阵云黑，尘暗晴空日无色。
短兵初接血殷地，乱斩敌军如斩棘。
张侯伸勇鼎欲扛，圉人画策策无双。
恩深自古夸命贱，贱兵崩角胥归降。
率谋竭力众人事，应有真才为指使。
燕然铭勒指挥中，耿耿勋名照青史。

为将之道，信赏必罚，知人所言，使为将的逞着一己之强，也只是一人之敌。自智自勇，却不道刍蕘之言，圣人择焉。又如有这性命，方享得这个铜钱。如今为着几个铜钱，要舍性命，还怕人不受骗。况许而不与还，至有功不录，无功受赏，一纸叙功，半系子侄。监差、抚差、道差、□□，生员□□，监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那一个曾在阵上？叫做：

力战贫寒士，从军半白头。

何如纨袴子，谈笑已封侯。

将士退必死于法，进自死于敌。今养成骄悍，固安驻扎援兵二百，出哨劫掠，守城内臣守备，打他百棍，法所当然。次日放火作乱，将内臣守备杀死，库银劫去。以后都道：“军前行法，恐致激变，宁违圣旨，不敢执军法。”弄得：

士骄不受驭，将怯不受使。

军令肃风雷，玩之若故纸。

畿省六十余城，破如弹指，圣明宵旰在上，以词臣司兵，辅臣出将，监司侍御躡补节钺，那一个人不从破格？这班见用的人，那一个能体圣心破格抡材？所用都是些如哑如聋，如痴如跛，推不上前，呼不肯应的人。至保边材都是情面，保贤良尽是贿赂。先时怕累举主，还举些虚名之士，老疾不能得出之人塞责。后来科道论千，部属论百，现一半，賒一半，你道有才的肯钻营？钻营的是真才么？

荐剡全凭贿赂浓，望门觅径密如蜂。

阿瞒方应贤良举，寂寞南阳有卧龙。

从谏如流，即时批发，圣明何等转圜。如今有几个听许历，拜神师的？闻退则喜，劝进则怒，守着坚壁清野，饱则颺去做奇谋，不知箱藏笼闭，可御穿窬，强盗来则都去了。客人好大嚼，主人不留，也只得少吃些。今圣上不吝帑

藏，献一级便骗元宝一个，那一级是临阵得来？敲不尽额上中痕，梳不尽鬓边短发，赏信却赏那所当赏。今人拿个人，明日决个人，真正纵贼殃民的，兀自高牙犬彘，凭着他的，都成漏网之鱼。畿省村落，唯是颓垣败壁，蓬发横尸，谁是民社之官？援剿官兵，唯是掳掠、奸淫，索粮假功，那个是士卒之主？文官怯懦，用武将，临事也只一般；武将权轻，用内臣，刚头不差一线。正是：

谋国心皆一，图功力亦同。

郭郎和鲍老，若个得称雄。

我道只存乎其人，何尝文官不立功勋？就是人品不尽纯，但有得这“信赏必罚、用人听言”八个字，也能为国家建些功业。试举一个王威宁。

这威宁伯王越，是大名人，生得身材魁伟，气宇轩昂，生平不拘小节，做秀才时也就做个钻头，也就肯涎着脸打躬作揖，附势趋炎，曾中正统中进士，廷试这日，正在丹墀对策，忽然一阵大风卷将来，单单把他这个卷子掣去。只见飘飘摇摇，似一条缟带从风；依稀稀稀，似一线白云界汉。扯又扯不着，招又招不来，渐渐的没了。可是：

只在晴空里，翩翩何处寻？

一时人见的道：“妙！此人毕竟后来有格天事业。”又有的道：“不是，这人还毕有钻天手段，是个飞扬跋扈之人。”不料这卷子，一飞直飞到朝鲜国，落下来。次年，朝鲜王差人进来，这也应他立功边陲之兆。因风失试卷，内使即时奏闻，另给试卷进呈，殿了个三甲进士，历官御史。他虽是个文官，凭着有膂力，身子矫捷，暇日在城外天坛等处，跑马射箭，遇着些勋戚、武官、内使，他也就与他赌赛吃酒，笑谈不忌。一日，正在家中，忽然跑到两个内使，道：“皇爷御门召你面驾哩！”

未户开闾阖，勾陈肃紫薇。

炉烟开雉尾，圣主正垂衣。

这是北边有警，急缺大同巡抚。部院会推几次，俱不当圣意。圣旨着不拘赏格推来，也不知是部院实实晓得他才略，也不知是听虚声，还不知是个钻刺。圣上留意边方，特行召对，看他才品。王威宁急忙上了马，跑到西长安门下了，走进午门，等齐了内阁，吏兵二部，都察院堂上官，吏兵二科都掌科，河南道掌道御史，一齐进谒。内阁门内行礼，各官门外行礼，俱一拜三叩头。王威宁身躯长大，举止爽捷，在众人中已是出群。到奏对时，又声如洪钟，圣上已是喜了，问：“是那科进士？”对道：“臣中正统二年进士。”圣上又喜，道：“是我的进士，好一个快御史，必定为国家做得事来。”就传旨王越，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大同等处地方赞理军务，写敕与他。正是：

拊髀劳圣主，破格擢才臣。

想到边陲上，应清瀚海尘。

王威宁领了敕，少不得相知内监勋臣，同年同乡，送些材官效用，都随了到镇。一到镇，便行牌阅视本镇边备。只见烽台也有剩土堆的，边墙孩子跨得过的，军士老老小小，衣破衫穿，问他几月没有支粮的。器械刀卷口，枪折尖，弓折弦，弦将断，盔锈得不堪，甲凋零几片，火药桶面上少少盖些，下面尽是沙土，火器灰尘盖满，也从不曾试，也没个人会放。正是：

世是平成日，人无桑土心。

长城徒自坏，何术拒胡侵？

王威宁看了，道：“墩台高整，敌不得上，军士敢于传烽。边墙坚固，军士躲得身，还可阻拦战马。贫军没粮，便壮士也枵腹难战，况是老弱？器械不精锐，怎拿得这几条柳木杠子杀贼？破边兵全靠着火器，无论制度都要合法，如今火药全无，又没人试演。这火器手略高，便打过了人头，手略低，打在地上；不试演，放时胆怯手颤，高低都主张不得。一次打不着，两次打不着，敌兵已到面前，只办得走了，如何守得住？”将道将着实诘责一番，守堡守备，也捆打了几个人。自己从新料理，修堡筑墙，练兵铸器，堆积粮草，这遭边上方成规矩。真个是：

临淮方出将，壁垒气森严。

烽火明秋月，天骄取次歼。

他又道：“军士不训练，多老弱贫寒，都是将官懈怠，剋剥所致。”所以他考选将士，极其古怪，凡考语开年老剥军，是不用的，怠惰是戒饬的，若是纵酒嫖赌的，都不甚难为，看他人才洒落的，也还委用。

其时有个张千户，少年不简，好出入花街，与一个妓者陈巧往来，见他有个妹子赛儿，年方十四，却也生得：

云鬓绿堆鸦，妖妍露里花。

芙蓉初出来，想也似些些。

不惟姿色出人，又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张千户意思要梳拢他，口里说，却身边没钱。陈巧取笑他道：“你只好狗咬骨头，干咽唾罢！”眉来眼去，丢了许多眼睛光：酒后敲台击桌道：“我定要娶他！”鶯儿道：“癞虾蟆吃天鹅？”笑是：

浪有假红意，囊无挂杖钱。

今生已过了，重结再生缘。

浸寻半年，恰值代府乐部中缺个弹的，竟用价娶了进府。张千户知得，忙赶将来，却也只好眼睁睁看一看儿罢了。闷闷的买了壶酒，寻着陈巧坐了。平日学

得番语，吃到醉了，编一个《北清江引》，唱道：

泼牟麟背了咱哈豚去，恼的咱没有睡。思他不肯来，抓也留不得。只索买一壶打辣酥，吃个沉沉醉。

大凡有才的人，不是好傲慢人，只是任着性。有照管不到处，人又拿个恃才傲物题目看他，越觉得他渺忽人。张千户善弓马，同僚也忌他，又见他疏脱，说他傲，所以堂官处说他不是，就把这个曲儿做了证见，开他个淫酗不简。每次巡按来，看了考语，又见他少年，信是有的，定戒饬几下。自此也不得管屯管印，弄得他没事干，越放浪了。

贝锦织谗言，谁明惹苴冤？

干城弃二卵，此案那能翻！

一日，机缘相凑，是抚院考察过堂，王威宁看了考语，又看一看人，道：“你年少，怎么不向上？”他不慌不忙道：“千户偶然有此，望老爷容千户知改。”王威宁见了他，人品已是俊伟，看他气宇，又甚镇定，有意用他，便笑道：“你改么？就留标下听用。”这千户也就小心谨慎，凡有差委，俱备停妥。因他会番语，着他管领一百名夜不收，日夜出哨，打探敌情。军中耳目最是要紧的，或远或近，或东或西，都要得知。没胆儿的见尘就起，没机智的多为他拿，以致声息不得传，传来也不真，最为误事。他每每自去，他有胆略，有机智，便是边外窠巢中，也走了去，没件不打探得来，以此威宁极喜他。

枯管枝亭角，颓然土木俦，

一朝借裁制，清韵自悠悠。

王威宁在任一年有余，恰值代王生辰。王威宁躬往贺寿，代王开宴请王威宁。先在小殿上，后因王威宁量好，又移翻席，到后园亭子上饮酒。只是：

芳树摇新绿，澄波湛蔚蓝。

惊沙塞北地，玩此小江南。

此时不用戏子，却在宫中叫出一班女乐来。奏了一会，那王威宁猛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着白，手弹着琵琶，站在众人前面，这正是陈赛。

素脸疑镂玉，霓裳似破梅，

浑同庾岭上，一树向阳开。

他容貌已自出尘，看那纤纤玉笋，往来在冰絃中，尤自可爱。王威宁乘着半醉，站起来，躬了身道：“下官在此，为殿下犬马，今已年余，虽屡蒙恩赐，却不曾有破格之赏，今日妄有所求！”代王也只料要甚金帛玉玩，就信口应道：“先生要什么，自当奉赠。”王威宁打一个大深躬，道：“多谢殿下！下官所求，是这部女乐。既蒙全诺，即当领回。”代王一会言语不得，却已许出，悔不得，只得做一硬好汉，道：“叫承奉快送到先生衙内去。”王威宁又唱

了两个肥诺，这厢承奉叫了轿马，送到院前。

深宫无复理冰絃，又抱琵琶向别船。

身似狂花任飘泊，随风冉冉落平川。

自此王威宁每日也置酒作乐，白衣女子，是第一个沾恩宠的了。

其时又值秋防，闻得边外喂马打粮，似有入犯消息。王威宁已先期发牌各路，叫行御备，又差张千户远出边外，探他消息。自己边上练兵催饷，声言打套，去恐吓他。这日正在后堂，列着女妓吃酒作耍，忽听得一声响，阶前落下一个人来，王威宁吃了一吓，看时却是张千户。这张千户从小曾学这件绝技，叫“鲫鱼爆”，一爆可高数丈，跃去数十丈。他曾打探，直入帐房，见个标致妇女，他见无人，去调戏他，高兴误踹了他脚，被他喊起，众边兵赶来，被他这一爆，脱了性命。那里还道是神人，会腾空的，不敢来赶。这时边信已紧，若等传鼓开门怕迟了，故也用此法，忙上堂禀道：“千户已到敌中，亲见边上已自动兵，分作三路。他有一枝由西来，明晚约到威宁海子，千户火急飞来通报！”王威宁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好汉子！”

奇探虎穴子，巧脱骊颌珠。

有胆能如斗，轻身往若鳧。

就把手中金杯，大可容一升酒，叫使女赐他，道：“杯也赐你！”叫女妓们奏乐。千户一面吃酒，一面道：“爷，敌兵来了，爷该出令，叫边上防守的防守，厮杀的厮杀才是。”王威宁道：“我备御已久，料他不能进边。待他师老粮尽，我轻兵乘他饥疲，可以大胜！”千户道：“爷是神算！但千户愚见，威宁海子有水有草，明晚兵马毕竟在此屯札。但沿海子地土泥淖，不便驰驱，不若明日五鼓出兵，乘明晚月黑，他营未定，千户领部下夜不收，先混入敌营，爷统大兵南首迎来，把他逼入泥淖，使他施展不得，可以全胜。若待他退，怕旷日持久。”王威宁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中夜拥旌旄，谋奇逸待劳。

刍蕘言足采，一鼓靖边涛。

女侍因王威宁将杯赏了千户，又将一只金杯斟来。王威宁又叫把这杯酒也与他吃，杯也赏他。前边千户说话忙，这会不说话了，又连吃了几杯空心酒，略放了些胆。猛听得琵琶声，抬头去看，只见那弹的女子，侧着身低着头，恰似陈赛一般。那边越闪了身子开去，千户忘怀了，定要看个分明，不料王威宁早见了：

拴不住两条热肠，难躲避一双冷眼。

王威宁道：“千户，你爱他么？”千户惊得双膝跪下，道：“死罪，死罪！”王威宁道：“你尚未有妻？”千户道：“果是未有妻。”王威宁道：“我

就将他与你！”就叫弹琵琶女子过来，道：“你随他去，也是个宜人。”那女子红了脸，故意要往里面走。王威宁道：“我一言已出，不可失信！”对张千户道：“你领他去，但不可忘了五鼓军期！”张千户满心欢喜，叩了头，谢了。女子也叩一个头，辞行。女子在威宁前行走，尚自赳赳，下堂明白，认得是张千户，也笑容可掬了。

沟水复归源，落花竟返树。

茫茫大海萍，亦有随风遇。

张千户出了辕门，把自己马驼了陈赛，先到家中。自己分付部下夜不收准备干粮器械，五鼓一同出哨。到家略与陈赛叙叙寒温，略说说欢喜的意思，不敢睡觉。也只整备些粮食器械，先到城门口，会齐众人，抄路赶到威宁海子。绕出敌兵之后，三三五五，混入贼队。这边王威宁点了五千人马，自己也骑了马，出边。总兵领兵三千，日晚也到威宁海西，准备横冲厮杀。出城一路恰是西南风，人马乘着顺风，且是行走得快。到申时分，忽然转风，飞沙走石，劈面打来。王威宁坐在马上道：“似此逆风，贼却得势了。”只这一句话，又引出一个来。

子贡屈圉人，陈余逊厮养。

由来奴媵中，智足发卿相。

这人姓梁，名骥。原是梁总兵名下惯战家丁，少年有人相他要腰金衣紫。也有意功名，屡从出塞，蹉跎不遇，到了五十四、五岁了，壮心颓了，在军门充一个马夫，却嘴哩常要说些大话，惹人笑。

老骥心虽壮，弩骀步每先。

唾壶空碎击，伏枥自悲怜。

此时正牵着马，就开口说：“老爷要顺风，只要军士略趲行些，抄出前面那大林子，便是威宁海子西北，绕在他兵背后，我就是上风了。”王威宁举手道：“神助，神助！”忙催兵向北，要绕出林子。喜得风大尘起得大，虽与敌兵交错过，敌兵不觉。到得黄昏，果然我兵在后，敌兵反在我兵之前。一望五六里，风尘中隐隐都有火光，却是敌兵在彼安营。他略得只有边兵犯边，料没个官兵出塞，乘着水草，把马都放了，去了鞍辔，任他嚼草吃水。富的皮帐，穷的布帐，也有独自一帐的，也有两三人合一帐的，都各打点安歇。只有张千户兵，装做放青饮马，混来混去。将至初更，王威宁催兵掩袭，相隔里许，叫放炮。这炮一响，王威宁自北杀来，总兵自西杀来，张千户从中斫杀。敌兵闻得炮响，急要迎敌，有马抓不着鞍辔，有鞍辔抓不着马。风大得紧，尘沙蔽了，有弓箭刀枪，都不知向那一方斫射。三面驱将来，将好些兵马赶入水中，或落在岸上泥淖中。三路兵大胜，共计斩首九百余，生擒五十余人，夺获马骡不

计其数。王威宁下令回军，一到军门，先将银牌花红赏了张千户，第二赏了梁骥。

上赏先持画，军功重发纵。

隐微有必录，谁不竞勋庸？

其余头敌二敌，生擒斩级，夺马骡，夺器械，以次受赏。先差官报了捷，以后叙功圣旨下部，巡按查核，分别愿封愿赏。王威宁升兵部侍郎，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总兵进都督。同知张千户，补花马池游击。梁骥补镇远堡守备。自此大同一带，兵不敢南牧。张千户却也完了未了之缘，梁骥终不失腰金之相。

但如今为大将的，贪财好色，悞谏蔽贤，还要掠人妻女，怎肯舍自己的美姬与人？圣旨部劄，视如等闲，那个肯听人说话？所以如今用哨探，不过听难民口说，不破的城说破，已失城说不失，说鬼说梦，再没个舍命人，入敌营探个真消息的人。随你大将小将，远远离敌三四百里驻扎。只晓得掘人家埋藏，怕敌兵来，每夜还在人屋上睡，那个敢劝道杀贼？总之上边没这如王威宁样一个大臣，自不能得人的力，成朝廷的功。总是：

力战全恃三军，激劝须凭上将。

帷中一片虚公，士卒自尔鼓壮。

当日，王威宁先时趋附太监汪直，后来又附幸臣朱宁，人品不无可议。然他只为能用人从谏，信赏必罚，所以屡废屡起，所向有功，直至封伯。附炎附势，人道是要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。只看如一个有才望大臣，只为持了正义，不肯与人诡随，所以要兵不得兵，要粮不得粮，要人犄角不得犄角，卒至身死，为人所笑。我道“和衷”二字说得，“趋附”二字说不得。若说用人，所言赏罚拘泥成见，张千户如何得用？悞谏自用，马夫如何得进一言？不知此重赏，如何得人死力？我道如今文武将帅，遇着跽（足斤）之才，也须破格拔用，不得专拘资序，凭贿赂，听请托；言语可听的，不防虚己听受，罚不避亲，赏不避疏，不要叙功只叙子姓，权豪奏带，则人知激劝。敌人虽鸷悍也贪生怕死，不是金石身躯，如何不可殄灭？听他破城破邑，只是不见不闻；却又淫人掠人，损人房屋，使人不畏敌而畏兵。只恐皇上英明，所用言者，别有一番人难乎免于西市一走。

第七回 挺刃终除鸷悍 皇纶特鉴孝衷

卓犖挺之子，沉毅崔郎子。

至孝裕韶年，大勇秉孩始。

青楼娼妇能秦声，金台游冶多闲情。

相逢驻马好倾倒，深闺从此荆棘生。

鹊营鸠居犹不足，听夕干戈动帷幄。

薄情每作上下手，白头吟尽徒成哭。
谊关母子气怒奋，上薄太清日月晕。
横抽白刃妖螭碎，一朝暂雪亲心愠。
自拘司败甘伏法，朝野惊传汗肯洽，
丹诏金鸡特赐原，太阿绕电飞离匣。
雪恨何期幸一存，苟全草野藉皇恩。
丈夫合自行胸臆，成败安危何足论。

人常笑人道：“孩子气。”只管是道他不念书，不晓世故，言词举止，不是个大人，不知问宜视膳，也有套处，不如牵衣扞乳时之情真。泣荆问寒，也是好处，不知皆繇徐行把袂时之情起。有时喜，喜时如天清日丽；有时怒，怒时如电发雷飞，也不晓这事做得去，做不去，行得通，行不通，昭昭王法，全也不知。人道是他失处，我道是他得处。若到读书晓事，要思个趋利，寻个避害，分个自己，别个别人，牵掣得多，勇往直行的事少了。如在孩子时，便杀人，有见赏于父，有见原于圣君的，是我最重，喜言乐道：

亲仇痛切肤，义不避王鈇。

狙击轻鹰隼，英英千里驹。

一个是唐仆射严挺之子严武，儿时见其母不快，言父宠妾，嫌其貌丑，自生他后，不复至寢室。武怒，当妾昼寝，持槌击其头，流血被面。挺之朝回看见，问甚缘故。侍婢道：“郎君戏运槌误伤。”挺之问武曰：“何戏至此？”武曰：“大人位为卿相，何宠妾而薄儿母，直欲杀之，非戏也。”严朴射反奇之，曰：“真严挺之儿！”这是见赏于父的了。

名姝固足珍，至孝良可赏。

卓杰渥洼材，隼气在一往。

其见原于圣君，则在我明世宗时，京师孝童崔鉴。这崔鉴，他父崔佑，母亲王氏，单生他这一子。生小儿体貌玮梧，性格轩爽，说话百伶百俐，弄得父母两个，恼里变作欢喜，愁中化作快活，依头顺脑，是一个极孝顺小厮。父母都最爱他。父亲在东角头开着一座陆陈店，手底尽来去得。这京师风习，极喜淫，穷到做闲的，一日与人扛抬（身它）背，擢这几个钱，还要到细瓦厂前，玉河桥下，去幌一幌。若略有些家事，江米巷、安福胡同，也是要常去闯的。况有了几个钱，便有几个不三、不四，歪厮缠的相知来走动，今日某巢窠里到得个新货，某巢窠里某人吹得好，唱得好，又要这样嗅将去，帮衬娼妇讨好。

娇花资叶茂，浪蝶引蜂狂，
春色来天地，纷纷莺燕忙。

这崔佑年事儿尚青，有了几个浪朋友，也要去闯巢窠。一日正在店里做买卖，只见常走动的个刘耍子、薛秃子幌将来，道：“哥，魏家里新到个货儿，弹得好手琵琶。哥闲么？去瞧一瞧，咱做东。”这崔佑听了，心花陟开，就在柜上拿了些银钱，打扮了，把店分付伙计管了，涌身跳出柜来。

戴顶西瓜皮帽子，穿领竹根青道袍，四镶鞋，惯踹风尘；箍桶袜，难离圈套。大袖惹春风，摆摇摇妆成大老；白团开夜月，虚飘飘扭做酒头。那两个就做篋片，帮到魏家。先是一个来见：

当日正妖娆，今来也尚娇。

怪他铅与粉，不肯助风骚。

是他家大女儿，叫老大。

三个人扯了些闲淡，刘耍子道：“老大，妹子呢？”那妓女道：“昨日辛苦了，想睡在那厢，我叫他来。”停一会走将出来，果然有些不同：

纤月看眉画，重云想鬓轻。暗香初动启朱樱，浅笑也生情。步弱风前柳，音娇花底莺。盈盈一段自天成，荆识也心倾。

右调《巫山一片云

》

问他名字，叫做魏鸾，年纪还未及二十。那崔佑见了，缘分所在，雪狮子向火，酥做一团，把两只眼睛相上相下的不住相，那魏鸾也冷眼儿把崔佑瞧。那耍子道：“我今日原说请哥，我做东道。”就向袖中摸。那薛秃子道：“还是我做。”便掀起道袍子，在裹肚里捏。那崔佑笑道：“还是我做。”就拿出一块银子，约有一两。道：“拿五钱整东道。”刘耍子拿过来一看，道：“这是有一两重，下句我替他说，五钱作歇钱。”只见魏老大拿着把扇子，对薛秃子弄鬼，伸一个指头，那薛秃子道：“罢，我崔大哥不比别人，不时要来。”把只手向下，在椅边一伸道：“只这样！”刘耍子道：“不象在行的。”

坐了一会，又说些风情话。须臾酒到，老大见崔佑意思在魏鸾，这两个不是大老，他吃了两杯，托事去了。这两个尽着嚼，娼家东道苦不多，二人七、八，剿个罄尽。刘耍子道：“忘了，忘了，我原说姐姐弹得好，寻哥来，没奈何，姐姐弹一曲。”魏鸾假谦了谦，拿过琵琶来，一连两个夸调《山坡羊》：

纤指频移玉，清音似戛金。

曲终轻拨处，缭绕殢人心。

刘耍子拍手称妙，崔佑喝采连声，只有薛秃子醉得不言语，把秃颈连点几点。崔佑眉来眼去，早已下定了，要打发这两人，故意道：“刘大哥，我店中不曾收得帐、并得钱，你们在这厢罢。”耍子道：“鸾姐须不要咱，咱方便你，咱去对你伙计说，嫂子着人来瞧，只说在咱家吃酒罢。”薛秃子挣不出，挣

一句道：“谎不去，你家几年上曾请人一次？”崔佑道：“不妨，咱嫂子极贤慧。”耍子道：“哥，只对鸾姐说罢，咱面前须说不去！再拿热酒来，吃两杯，咱去，方便着你两口儿。”又吃了些酒，两个你挽我扶去了。他两个自：

笑解芙蓉带，轻开豆蔻函。

雨余云影乱，枕畔鬓毵毵。

这崔佑原也是个嫖婆娘的透手儿，一月也尝走几次，这王氏也是个吃醋元帅，一月也闹几场。见他不回，知在巢窠里，故意央人来店中取钱，不见在店中，好生着恼。不意崔佑被这两个，早早去扶头，就吃早东道，混住了不起身。那鸾姐趁势儿把个崔佑箍住，崔佑也不想着店中，早在鸾姐家混了三夜。

朱粉能淹客，弦歌解殢人。

到第四日，崔佑家来，这嫂子等了几日，巴不得便闹吵：“你须不是个当家的，也是个管铺子的，家里不顾，繇着咱母子两个罢。铺子里伙计须不是你的亲哥儿弟兄，散头行货，谁与你照管？晚间银钱都不自己收，坐下债来谁人承当？”那崔佑也晓得妻子要急力拐姑他，先在外边吃下一包子酒，把些钱丢在桌上，自己鼾鼾的炕上和衣睡了。王氏道：“好，别人家辛苦了，来自己家将息！”崔鉴道：“罢，父亲睡了，不要搅他睡头。”那王氏见他睡，越恼了，整整吵了一夜。崔佑自铺子里去了。自来嫖这一条路，不走罢了，一走，便着了迷，急切不肯退身。夫妻之间，不生分罢了，一闹吵闪了脸，急切不便相好。那魏鸾年事儿小，人物儿好，又门户中人，自然有些风情，有些温存拿捏，自然摄得崔佑这条肚肠，箍得住崔佑这身子。王氏年纪已三十来，人物也只在中，良家自是老实，着了恼，不羞不睬，不来照管，情也是真的。所以一边情越紧了，一边越疏了。有了疏的，紧的更紧。

野花偏多姿，春花不秋好。

憎喜须臾分，欢爱不终保。

自此崔佑常在魏鸾家里，这王氏如何气得过，只拿正题目去吵他道：“你铺子里有多本钱，经得你嫖？还不照管，令人拿去！我母子家中冷淡，你却在外快活。”不知男人生性，始初觉得自己不是，也自然让着，弄到让不去，也就不论是不是了。妇人所争的是这件，他去得勤，自闹得紧。那晓男人心肠多变，他到家先闯醉了酒，动不动睁起两只眼，捏起两个拳头道：“嫖了你家本钱来？偷了你家妆奁来？”王氏不服输，再争嚷几句，他盘儿、碗儿，打得粉碎，煮饭的沙锅，一月也买几只。尝把个崔鉴惊得没处藏身，东劝不是，西劝不是。

忠谏易逆耳，言数每取辱。

何必堂宁间，慎哉在启沃。

极粗的人，也有悔心。闹了几番，也觉得嫖要费钱，铺子里又没人照管，当不得个魏鸾，两日不去，央人来抓。这两个扛惯了嘴，要扛他去。一日，崔佑也没及杂何道：“家里嫂子说得是，铺子里没个亲人照管。”薛秃子道：“咱就做你亲人，替哥管铺子，一日只与咱几个钱，勾养家罢。”刘耍子道：“真贤慧嫂子，咱到有一个计策，鸾姐想着你，一日不见要哭，你又不该离店。不若咱去请将鸾姐来，放在铺子的楼上，楼上尽宽。一日拼缴裹他二钱银子，不消五钱东道，也是个经济嫖，极是两便。”

朱颜足感人，簧口更乱是。

摇摇荡子心，漂泊何所底。

崔佑道：“怕不肯来。”刘耍子道：“哥要怕不来，咱去就送将来与哥。”他两个撮合册，到魏家道：“崔大哥店里脱不得身，来不得。我想他不来，你可去望得？他是个有身家人，怕诓了你人那里去？要留便留在那边，五钱东道，原没甚擢他，只得歇钱。住了十日、五日，也须称足你来。况且店中，晚上收得些铜钱、银子，鸾姐挝他些，怕他夺了去不成？”魏鸾道：“怕他嫂子知道来吵。”薛秃子道：“他嫂子是病在床里，走不出门的。我如今选你去，包你好！”娼家就看钱，肯甚不肯？魏鸾听得在店里有钱挝做私房，也便欣然。刘耍子叫了三头驴，魏鸾带上眼纱，一个掇水的随了，掌鞭的响一下鞭，十二只驴蹄风赶云般，早赶到角头上来。

风尘开一道，春色自天来，

莲脸深笼处，娇花雾里开。

到得店前，掌鞭的撮下驴来，崔佑叫柜上与了驴钱，自己撇了生意，陪上楼。魏鸾扯着他一把手，道：“好负心的，撇下咱不来，要咱自来寻哩！”两下打着、笑着，混上了梯，薛、刘两个随着。薛秃子道：“好脏所在，怎着得咱鸾姐？”刘耍子道：“三钱银子一个裱褙匠，就齐整了！”两个就为他叫裱褙匠、税家伙、买磁器、铜锡器皿，点染成一个房户。崔佑也不甚下楼，刘、薛两个日日来混，东角头热闹地方，无件不有。那魏鸾要吃、要穿，两个歪厮缠人撺掇，崔佑无件不依，两个为他买办，还要落他个钱养家。

赋就顽皮面孔，生来狡狴肚肠。

一味蚁攒（虫岂）撮，兼些狗急蝇忙。

崔佑与魏鸾打得绳紧，刘、薛两花子跑得火热，全不把家事、店中料理。家中少长没短，尝叫崔鉴走来，那店中伙计老周，两边支值，有些慌了。见崔鉴来，道：“他有了个娘，那里想你娘？在楼上，你自去问他！”崔鉴冒冒失失走上楼去，只见四个正吃得高兴。崔佑见儿子，吃了一惊，叫住吃酒，他不吃，崔佑领他到胡梯边，叫：“且莫家去说！要的就着老周打发来。”果然

崔鉴到家，竟不说。他只为：

怙恃总关情，齿牙易成祸。

且作兜磨坚，以免二亲过。

当日说比东道省，不如东道却只一次，如今一日三餐；当日妓馆连叫酒不来，也只歇下，如今不醉不歇；当日钱不在手头，要买甚东西还只暂时，如今推不得不曾带来，日日都有差使，恰当不得歇钱，半月十日一回，道娘没盘缠，定要支足，还另外要些孝顺物件。

具此溪壑心，不特骨髓竭。

在崔佑着了迷，也只混着过。倒是老周恼得紧，他老成人，也不望杯酒吃，楼上也不叫他，还这会子要银子，那会子要钱，迟不得顷刻。店里转不来，人上行钱又逼，那崔佑妆着体面，只叫与他，却那得卖下来？况是魏鸾不晓事，见一时卖不下，称不来，道：“使他钱哩，好官儿不当官儿。”刘耍子攥了一包子酒道：“人撒尿，狗做主。”崔佑也赶着嚷道：“怎开下一月店，钱也拿不出几个？”那老周甚是不快，道：“一个店，行钱还不来，这厢要支，那边要支，弄塌了，只说我不会做生意，还得与他嫂子说，赶了这淫妇、这干光棍去才是！”

打散鸳鸯队，分他鸥鹭群。

借将舌三寸，说动女钗裙。

那老周走到家中，一五一十，说与王氏道：“两头家伙，店官难当，两边支值，连我也难应。”王氏道：“这怎不早说？”老周道：“前日你哥儿来，我也对他说，还叫他上楼瞧哩。”王氏听了大恼道：“养得他大，他父子两个欺瞒我这没脚蟹。待他回来！”这老周道：“他叫爹娘相打？两边亲，也是没奈何。但只是咱又想起，他热血搭心，娘子去一定赶走了？自古道：脚生他肚皮下，娘子也管不得他许多。他拿钱，咱也拦他不定。不若费几个钱，讨他家来，你须是大，他须是小，可以管得他下，免得两边繁费。”王氏道：“我且去赶他看，赶不断，再做区处。他今日可在么？”老周道：“还在。”王氏道：“这等你先去，我就来！”老周道：“娘子莫要说是我说，只说老周不把盘费。我来，连我也伤在里边。”

准备河东大吼，破他水面野鳧。

午间，崔鉴学堂里回家。王氏道：“你听父亲，瞒母亲？”崔鉴道：“我实怕父亲、母亲两下淘气，故不说。”王氏先将来打上一顿。

莫鉴倾杯心，鞭笞不敢惜。

就着他叫了一头驴儿，骑上，竟到店中。老周见了，假意传上楼道：“嫂子来。”刘耍子就顶住楼门，崔佑急忙跑来，拦住胡梯边道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王

氏道：“你做得好事！把个娼妇养在这里，倒把俺娘儿两个撇在家里，我来采这淫妇的毛！”崔佑道：“你在家，只要吃用，有得吃，有得用罢了，来混甚么？”王氏道：“混甚么，那有把结发夫妻撇下，在这厢与那歪落骨缠？你在此大鱼大肉，咱在家清水也熬出来。老周这老狗头在这里帮闲、赶嘴不消说了，我看还有那几个忘八羔子，在这里哄他！”老周道：“嫂子，不干咱事，咱帮闲、赶嘴，舌上生个大疔疮。”崔佑道：“通不干你事，去，去！”王氏道：“是咱家的店，他住得，咱倒住不得么？我定打这淫妇！”“千淫妇”，“万淫妇”，骂个不了。崔佑是要装好汉的，见他骂得没了断，竟将来一掌，这一掌，王氏便满地滚了去，喊道：“打杀人！四邻救命！”一时便堆上一屋人。内中撞出两个邻舍来，道：“崔店官，这你不是！朝日与这娼妇，在这里吹歌唱曲，替这些光棍吃酒吃食，一个儿女夫妻，撇在家下，今日他来，还打他，是何道理？”王氏听了，越在地下滚了喊。

薄情是夫婿，公道在傍观。

老同却来收科，道：“嫂，罢！这魏鸾姐，是店官舍不得的，你怕他不照管，不若把他做几两银子，留在家里，倒吃则同吃，用则同用，一家一伙，还也省些。”王氏还喊：“不替这淫妇干休！”老周又打合道：“嫂嫂家里不差这个人，你不留他在家，崔店官反要走出来，况且这边吹歌唱曲，邻舍也厌，还回家去罢！”邻舍也来撺掇，竟移了回去。

不是将鸟入笼，还是引狗入寨。

果然崔佑借了些银子，又召了些债，与魏鸾赎身，收到家里。这王氏痴心要他做小伏低，爬家做活。不知这些人，他只晓得扯起颍子唱两只曲儿，抬起手弹两个词儿，这翻被窝中干些营生儿，此外也不知粥是怎么煮，饭是怎么做，捧定这孤老同坐同吃，还要嫌这件咸，那件淡，把与他，还又嫌迟。倒似王氏少这婆婆一般，他只纤手不动，王氏好生不忿。

莫辩尊卑分，谁怜勤苦心？

鸱鸢能吓风，泪落白头吟。

倒是崔鉴道：“妈，看爹分上罢。”却又偏撞这不安分的魏鸾、不知好歹、偏心的崔佑。那魏鸾仰着身子，张着嘴，吃罢了，忘了两个人食量好，倒查后手，道：“今日买多肉？打多酒？怎一吃就完了？”这崔佑拿着酒哼哼的就骂道：“怪淫妇，怎把酒肉藏起了？你只娘儿两个吃么？”嚷嚷乱乱的，直到醉得嚷乱不出才住。似此已非一遭，王氏道：“罢，留着整的，他自去安排罢。”那魏鸾又向崔佑搠舌道：“他欺得咱不会弄，故意撩下，腾倒咱哩！”这崔佑不由分说嚷乱起来。自此又只买些熟肉儿，酒店拿些现成下饭，打些酒，两个自吃，王氏母子们要一个钱葱、酱，豆腐也没有。

一室分啼笑，那堪又瘠肥？

岂徒永巷里，宫漏有欢悲。

王氏尝也怨恨，崔鉴只是解慰他，奈是魏鸾越横，这崔佑越偏得没样了。王氏气恼不过，在那厢骂道：“好好一家人家，被这歪落骨搅坏了。”魏鸾只做不听得也罢，他待得崔佑回，衔着两眼泪道：“气哩！骂咱歪落骨，搅你一家！”那崔佑就提了两个碗大拳头，赶进来王氏房里道：“你怎骂得他？他歪落骨，你不是歪落骨？”墩上几拳，这遭魏鸾越得志，这崔佑越手滑，不论有的、没的，真的、假的，说骂他就是骂他，说嚷他就是嚷他，说懒惰就是懒惰，说他不作家，就是不作家。就是个圣旨，该衙门也不肯是这般奉行，一动嘴就是王氏的祸了。

恰似乌鸦噪，须臾祸已临。

先时骂，后来打；先拳头，后棍棒。魏鸾到家三个月，王氏早已吃打了三十顿。此时崔鉴尝来劝父亲，也愤愤的杂何不得一个父亲。一日，王氏在房恨道：“我受这淫妇气，怎了？倒老鸦嫌猪黑起来！”那魏鸾又忙忙接起来，道：“我是淫妇，那望不汉子来，寻闹的倒不是淫妇？你道淘气，咱做日长老撞日钟，不怕你不受着咱气哩！”王氏情知丈夫爱着他，与他争料是吃亏，但是动了性气，也顾不得，便走出房来道：“怪淫妇！你僭住汉子快活勾了，怎还容不得我？”那魏鸾倚着崔佑的势，一句不让道：“打不怕老淫妇！你怎不容我？”你一声，我一句。那魏鸾手快，把王氏打上一掌，王氏急要回时，他已得了胜，走回房中，道：“我且不打你，待汉子打你！”

毒手逞螳螂，恶喙锐蚁蚋。

固是女罗刹，遇者逢其害。

王氏再要赶去，他把门拴上，口里啾啾：只要汉子报仇！王氏想起：“甘受了他一掌，那歹心人来，又不知怎的。”便跌天撞地哭了一场。道：“罢！我吃丈夫磨灭，又吃淫妇打，我也做人不成，不如死了罢！”正待上吊，却值崔鉴自学中来，见娘披头散发的，道：“母亲，又是甚缘故？”王氏道：“我在此十五年，夫妻好端端的，被这淫妇来挑拨得不打就骂。适才气不愤，说得一声，淫妇也来骂我、打我，还要叫汉子摆布我。我只死了，叫他走不开！儿，你可学好，替咱争口气！与咱报仇！”崔鉴道：“罢，母亲还耐心，父亲家来，咱也说个明白，看他回心不回心。不要如此。”此时崔鉴才十三岁，孩子家知甚利害？他想到：“我父亲原是好的，只为这浪淫妇，搅得不成人家。他又敢打我母亲，我只杀了这浪淫妇，出了母亲气罢。”记得父亲曾把他一柄小高丽刀，向来藏在学里，且是快。他竟到学中拿了，来杀魏鸾。

孝至义奋发，一往忘死生。

血刃碎妖螭，聊以伸不平。

那魏鸾等不得个崔佑到，与他出气，假意拿了一把苕帚，在客座里扫，要迎着他。还口里不住的唧唧啾啾骂：“老淫妇，我叫你死在我手里！”不防备崔鉴自外边来，有心算无心，拿着那把刀，尽着力向魏鸾腰眼里一捣，魏鸾大叫一声，忽然倒地。崔鉴急拔刀来，血流如注，已是气绝了。

幽兰正当户，耒耜忽见锄。

伊谁怜国香？零落同茹芦。

崔鉴道：“这才出了嗒的气！”心里想道：“父亲回来，定要与嗒白口，嗒且开去。”把这把刀，拿来藏在门槛下，也不与母亲说，走了。走了三四里路，忽然想起：“我来了，母亲须在家，倘是父亲回来，说是母亲杀的，是我为母亲，反害母亲了，这我还回去认是。”

一死自吾分，偷生岂丈夫？

不期崔佑回家，见魏鸾倒在地下，满地是血，急来搀扶，道：“嫂子，想老淫妇恼了你？吐血哩。”却不是口里吐，却是腰边流出来，忙叫道：“不好了，老淫妇杀了咱的人了。”放声哭起来。王氏也不知甚缘故，他忙赶进王氏房里，王氏还蓬着头哭。崔佑一把拿住道：“老淫妇，还我人！”王氏走出来看着道：“这撒赖的不是！”崔佑道：“你叫他起来撒个赖！”揪住了毒打。

挽断银河水，今朝辩不清。

众邻舍闻得，都已到了，道：“不要打，你打死了他，你也不得干净，回到城上去罢。”寻了一条绳子，把王氏拴了。王氏道：“列位爷，实是咱不曾杀他！不知他怎么死了？”众人道：“咱也替你做得硬证见，到城上你自辩去。平日委是魏鸾僭强，只是今日这死，须推不到别人身上去！老崔这主家不正，也推不过的！”众人正簇拥了走，只见崔鉴劈面赶来，道：“列位爷！杀死魏鸾是我，不干他老人家事，只缚了我去！”众人道：“你这样个小厮，杀得人，官须不信，到官是死罪，你替不得的！”崔鉴道：“谁替来？实是我杀他！刀见藏在门槛下。”王氏道：“儿，不要认，咱与他是冤家，咱同他死罢！”崔鉴揞住不放，道：“怎放着杀人的不拿！拿平人？”众人道：“委是不曾见行凶刀子，他说是他藏，若果然拿得出，便放他母亲。众人押到家中，果是槛下拿出刀来。崔鉴道：“何如？”

亲仇不共天，聊以付一剑，

雪仇事已毕，岂复恩苟免？

众人道：“这真是他了，放他母亲罢。”他自出来认，众人也不拴他，只簇着他走。到城上，众人禀地方为人命事，才说了，崔鉴自扒上去道：“小的崔鉴，有父亲讨一个娼妇在家，娼妇日逐欺凌小人母亲，早间骂小的母亲，又打小

的母亲，小的发怒，杀他是实。”城上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怎杀得人？”崔鉴道：“是小的乘他扫地曲着腰，一刀搠去杀的。”御史道：“是你母亲叫你杀的么？”崔鉴道：“母亲不曾教，咱自去杀的。”御史自去检验，止一刀口，中在要害，所以致死，委系为母，别无他情，竟不打他，止出几句道：

崔鉴一无知童子，止激于魏鸾之驱其母，因而仇杀，初无主谋，亦无协力，情委可矜，法似难追，合候该部详勘施行。

事到云南司郎中吴桂芳，道：“他至孝所感，义烈足加。”与同审御史评事议：

律犯人十六岁以下，虽叛逆犹从免科。今崔鉴年止十三，激于至孝，推刃全母，宜从未减，以励为人子者。

呈堂，堂上闻尚书道：

崔鉴为母罹辟，视死如归，然法固所不得加也。予之宽释，于法非枉。

具题，下大理寺，本寺刘正卿覆：

崔鉴所犯，母子之情，根于天性，虽冒重罪，志在全母，宜从部议。

圣旨：

崔鉴既为母冒辟，情可矜恤，姑饶死。

命下，竟饶了。

崔佑，各官也恼他宠妾凌妻，道：“处他，有伤孝子之心，也不惩治，发放宁家。”崔佑原只是没帐人，只因魏鸾拨置，所以凌虐王氏。至此，夫妻仍旧如故。魏鸾以娼妇不安分，触突主母，自速其死。崔佑淫酗暴戾，几至妻子不得保全，亦是自作之孽。至孝童痛母之不欲生，不惮杀身杀人以生之，这段孝心义气，天地为动。母将死而得生，自也垂死而得生，虽母子之情完，父子之情似乎有伤，是人子不愿有此事，而当事之难处，不得不一勇决，至孝是仁，锄娼是勇，杀娼忤父之失小，杀娼全母之事大，智德又备矣。故吴小司寇论他曰：“余观崔鉴杀娼全母事，岂不毅然，诚烈士哉！当其父志已蛊，孽妇擅势，母敢死之志已决，鉴不于此时决大计，则母必不可全，而且陷父于不道，乃能不谋于人，奋义勇一刀而毙之，何其壮也！既出亡，又恐累母，慷慨就缚，脱母于鼎镬之中，此壮士所难，而鉴年才十三尔，固能若是，虽古从容就义士，曷以加焉！史称燕赵士多抗义激烈，善用其勇，以鉴观之，信然。”

第八回 狂言竟至杀身 坚忍终伸大怨

变起闾墙，叹鸪原碎羽，荆树残芳，孤鸿号夜月，鸪凤泣清霜。凶未戢，气方张，任呼天撞地，怕莹莹沉冤未洗，巢卵先亡。沉机羨是娇娘，镇两峰凝黛，九折回肠。苦贞励熊获，抑志玩豺狼。天已定，恨将偿，遗恨

寄诸郎。伸积怨笑含九地，人正王章。

右调《意难忘

》

吴丹阳尹孙诩，为部下戴圆、仇览所杀，因欲逼娶其妻徐氏。徐氏辞以凶服在身，与他约日，除丈夫灵座，易服成姻，故意缓他，私下暗与丈夫心腹将官计议。到所约之日，果然浓妆艳饰，言笑自如。那戴圆心中欺他女人，料不能为患，差人打探，见他改妆欢笑，越不在意，便盛服入府，来就亲。及至与徐氏交拜，才拜下，徐氏道：“左右何在？”只见两边早拥出人來，将戴圆砍了，随又乘仇览不意，也杀了。徐氏仍换衰麻，将二人首级，到丧次哭奠，报了夫仇。有胆有智，这真女中丈夫！后来那报父仇与兄仇的谢小娥，可以匹休。如他处所见妻报夫仇的，兀木部卒妻，兀木杀他夫，收他在侧。一日拔刀来杀兀木，兀木问他甚缘故，道：“与夫报仇。”兀木也不杀他，竟打发出去，另嫁了一人。这妇虽不事仇，然不能守身报仇。又有一广东总兵，杀人夺其妻，以他为妾。其妇乘其来寝，也拔刀赶杀，总兵惊走，亏得家僮把门闭了，拒住此妇，不得追杀。及至总兵着人来拿此妇时，此妇早已自刎死了。这不忘夫，不辱身，却也不能报仇。若那有深心的，知日下不能相敌，不妨待到日后，只要夫冤终久得伸，不要徒尚一时之气。若这妇人，可与徐夫人、谢小娥鼎足，做得三个了。

夫怨矢必报，弱息谁为携？
隐忍十许年，孤灯几含凄。
何嫌令仇人，玩我如醢鸡。
唯使志必伸，王法无终稽。
夫亡夫嗣存，子在仇竟夷。
美哉巾帼雄，万古人品题。

这女人姓钱，原是乡绅之女，嫁的丈夫姓水，是清河名族。父亲是个孝廉，曾做州县官，宦囊也肥，生三个儿子，长的叫伯缙，次的叫仲帷，他的业夫叫做叔冕，是最小的了。在小时节，弟兄顽耍，大的或者僭些强，小的或者有些不逊，都无成心，争过便好，不致嫌隙。到了十五、六岁，为兄的教训些语言，为弟或者嫌他做大；为弟的略露些圭角，为兄或者嫌他凌上，这也还不碍。一到到了做亲，前番三条肚肠，如今六条肚肠了，妯娌之间，有把家世自矜的，有挟人品自是的，有拥妆奁自尊的，有恃才技自满的，又加起公姑妄自重轻，奴婢好为搬斗，这番却不好了。

蒙泉本共源，岐分已殊趣。
重以搏击势，奔激不终聚。

这三弟兄内中，伯缙是父亲未做孝廉时聘娶的，所聘是个寒儒的女儿，是个极节啬，爱铜钱的。那伯缙是与父亲同甘苦的人，也不免在巴家做活上做工夫，亏父亲中了，与他寻得一顶头巾，却也只不过应名而已，不肯读书，不肯会客，真正一个守财奴。仲帷自己原有些才，其妻又父亲初中娶的，是个大钞老，嫁资极厚，所以把他的夤缘结识，几乎是个名士了。叔冕是父亲中后定娶的，所以得个世家。叔冕乘了父亲的力，早进了学，在弟兄三个中间，伯缙说这两弟不知稼穡艰难，不晓做家。仲帷笑大兄的纤啬，叔冕的轻佻，叔冕又鄙薄大兄的齷齪，肚中不亨；二兄盗名，没真实本事。在这三人：

势几成水火，祸渐欲参商。

不期到这三个女人，更甚了。伯缙妻高氏，道：“我是长。”家中没了婆婆，大半是他管，凡事要僭人先头，奴婢奉承他个有权。仲帷的妻王氏，他是富家，不免把个挥金如土压众人，奴婢们也趋附他个有钞。在钱氏，虽是第三个媳妇，却恃着势家，也不肯做小伏低，况又有些才，下人欺他不得，愚弄他不得，却怕他、不敢近他。在里边这三个：

鼎足如吴魏，干矛正自寻。

自古弟兄之间，妯娌有甚言语，做丈夫的会调停、不听，这口面便不起了。兄弟动甚意气，做女人的能解释、阻挡，这嫌隙也不生了。他兄弟既不相能，内里既不相下，又虽经各爨，正是量拨田产，匀他日用，不曾大分，同住在一宅，你伺察我，我伺察你，极其切近，你传几句来，我回几句去，更是快便，真弄得日日生了。况是伯缙身边，又有个极臭吝，只鼓舞为不好的妻兄钱子安；仲帷身边有两个会奉承、善撮空的清客黄中白、竹蓊然；叔冕身边有两个最没搭煞、疏狂的酒友宫乐君、相国祚；都只晓得打开，再不晓得打拢。伯缙已是个钱重情轻的了，那钱子安又挑拨他道：“两个兄弟结客疏狂，叫你独一个辛苦做家，不如早分了，各自管自。”仲帷是好名的，这黄中白、竹蓊然尝说：“伯缙是个田舍翁，叔冕轻薄少年，尝在外边非笑阿兄。”宫乐君、相国祚都是没正经后生，每酒后喧呼，奉承叔冕道：“是个人手段人，不要似大兄只在铜钱眼里安身。”奉承叔冕：“是个真才大发的人，不似二兄全凭靠着银子荐书，骗几个高等。”更都有几个会传送家人、丫鬟，学嘴搬弄。

摇撼多僮仆，披枝有友生。

田家紫荆树，未许得重荣。

大都事到分明成衅，必至相倾相轧，这其间有谋的胜，党多的胜，疏脱寡与的不胜。仲帷是个有心的人，他晓得大兄吝而愚，平日把些小便宜结识他，凡事只推他作恶，中间冷语点掇，弄他做个不解之冤。伯缙见大兄弟尊敬他，又见他考得起，有名，道是个决中的，也极其听信他，与他打做一家。里面

王氏也听了丈夫指拨，也把这法儿去笼络大姆，盘来盒往，以重博轻，也与大姆密做姊妹般，只合说叔冕夫妇短处。

计巧人为役，金多志易移。

燕韩方合纵，函谷亦孤危。

叔冕是个疏狂不照管的人，大兄与高氏嫂的不是处，尝去对二兄说，不知二兄随即传与大兄了。二兄与王氏嫂有差处，尝与大兄说，大兄随即说与二兄。所以他两边交越固，越恨着他，他却全然不知。钱氏早已看破，道：“他两房甚是过得密，你做人直致，言语迂疏，怕惹他两人怪，以后也须留心些！”叔冕道：“直是我性生来的，嫡亲弟兄，有话便说，我做不得这样如痴、如聋哑巴的。”钱氏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还留心些为是！”这叔冕那里肯听，一日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回来，见两个尼姑在二兄家走出来，他见了大恼道：“这些尼姑，惯引人家妇女偷和尚，二兄终日在馆，你来做甚么？”嚷乱起来，打了尼姑，将二兄的管门人也打起来。王氏知道，甚是恼燥。那伯缙夫妇，故意把话改死了说：“叔冕怪尼姑同嫂子打和尚，故此打尼姑。”这些话把个仲帷也激恼了。到家，钱氏怨他道：“各家门、各家户，要你多管？就是尼姑不该来出入，只对二伯讲，以后不许他来就是了，何须如此？有伤体面！”这叔冕原是戇而没酒德的，便道：“连你想也要打和尚的了？”钱氏见他醉，也就不敢再劝。

惟酒适性，惟酒丧德。

为言之易，为身之贼。

一日，高氏在那厢打丫鬟，他听得打到四、五十不止，又带酒赶去，却是高氏坐在上面，大兄亲在侧边行杖。问甚缘故，却是失手打碎一只碗，他有了酒道：“我说是甚事？原来这点小事，打了这许多，弄出人命来，千万只碗用不来！嫂嫂坐着，你在此自打人，也不成体！”连说了几声“不成体”，走了出去。伯缙此时有些赧颜，倒也罢了，那高氏却恼得紧，对丈夫道：“似小叔这样管我们，家中人都用不得了！”这厢钱氏说他招忌惹怨，他只不在心上，那边哥嫂早已恨入骨髓了。又加叔冕酒后，不管自己的人、哥哥的，要打就打，家人都有些怪他。连他父亲初时也爱他，因他酒后失德，两个哥哥说他不好，也甚不喜他，也屡屡训诲他。奈何他的性已定了，就是在家中，钱氏还阻得他。出外三朋四友，酣歌放言，如何禁得他？醉中把嫂嫂纵尼姑出入，与丫鬟、小厮尝尝几乎打死，两兄惧内，做酒中笑活，都是有的。以此两个哥哥恼了，道：“这断留他不得，将来把个闺中事钳我，把个人命事钳你，举动都掣肘了，不如打死了他，接父亲来主张，要父亲认，父亲怎忍得一时死一个儿子，又把两个儿子填命？毕竟认的，父亲认了，怕人怎的？两个计议定了。

快心除所忌，不复问连枝。

尺布空成咏，相煎叹豆箕。

到次日饭后，打听他自馆中回来，不令他到家道：“老爷请后园说话。”叔冕一竟来到后园，只见两个哥哥在那里先坐下，也不起身，叔冕道：“父亲在那里，有甚话讲？”伯缙道：“父亲道你在外诬捏嫂嫂打和尚、打杀人，败坏门风，一条绳在此，叫你自尽！”叔冕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请父亲来说个明白。”两个哥哥那里肯听。两个哥哥一齐动手，铁锤、短棍交下，登时打死。

自是天伦变，还因口舌灾。

三缄铭好诵，无语自无猜。

一边请父亲，一边叫钱氏道：“她丈夫中恶，死在后园，叫她来收敛。”他父亲先到，两个道：“叔冕诬嫂通奸，诬嫂杀人，容他不得，已打死了，父亲肯盖护一个死，不肯盖护三个死。如今叫他妻子去了，若他妻有甚不好话，今日也是不容的了！”他父亲道：“同母弟兄，怎下这毒手！……”说罢泪下。只见钱氏手中抱着一个儿子，领了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儿子进来，两个伯伯道：“你丈夫忤逆公公，将来打死了，你可就这边收拾他，爷打死忤逆儿子，料没甚事！”钱氏看光景，满前立的人，都是他两个心腹：来福、来寿、进贵、文童，料是他二人打死，但他驾着个父亲，我孤身妇女，何处伸冤？倘我不见机，也为他排陷死了，这三个小的，也不能存活，是海冤仇，终于罢了！只得向公公道：“他口舌不好，也是自讨死，公公打死，我也不敢说，但只求公公看管这三个孙儿！全他这点骨血！”那公公正怕媳妇不见机，也遭毒手，他弟兄以次除他三子，绝这一枝，见媳妇这样说，便两泪交下，对着伯缙、仲帷道：“他既无说，还要看他儿子。”公公自己拿出三十两银子，差人买棺、做衣服。伯缙自管住前后门，不令家人轻易出入，仲帷管住园门，止令他两个家人、媳妇进内相帮收敛。

死灰无燃时，笼鸟无展翼。

大冤终不伸，天道亦墨墨。

三个儿子，就是五岁的也不甚大晓人事，只有钱氏一面收敛，一面啼哭，也只哭丈夫撇得妻子早，咒他管不了儿女。再不敢哭一声怨词，哭他枉死。与众女人扛抬尸首时，钱氏悄悄将行凶铁锤带了出来，他两边收拾时，大房只道二房藏了，二房只道大房收了，不来查考。钱氏到家，将血衣换下，并铁锤自己收藏一密处。棺敛停丧在家，亲族也知叔冕死得暴，里边甚有不明，他两个做得密，人不能知，又见钱氏没甚言语，就有抱不平的，也无处下手了。公公打不意过，分了家，里边独厚这房。伯缙、仲帷心里明白，也不较论，但把

他略用得些家人，尽皆逐去，止留两个痴呆老仆与他收租，里边两愚蠢小厮出入。亲戚来的，都着人听他说些甚话。钱氏便道：“我寡妇，不见男人，一概亲人都不见，一应亲戚人家，他都道丧服在身，不去。”到服满，凡至亲不得已，吉凶事，要去的，两房俱有人打听，他去，略不提起。总之，他拿定个说也无益，还恐怕有害。

十耳密属垣，驷马无返语。

一片荼蓼心，深闺有独茹。

就是高氏与王氏，都是有心计人，怕钱氏不忘夫仇。尼姑是他家不令进门的，央几个心腹媒妈子假意为他儿子说亲，去问前边去世相公怎么早夭？钱氏只应云：“是急症。”又有的道：“外边传说身死不明。”钱氏道：“他是病死，有甚不明？”绝不露一毫口风。那两人又用机心，媒妈子中，着几个做痴、做呆，说些风情，替他叹息青年虚过。是来引逗她，她略不介意，道：“儿子小，无力婚聘。”都谢绝不令轻来，二房差人送礼传语，故意着这傻仆来，他都不令到中堂，一应往还，极其尽礼。

守口如缄瓶，持身如执玉。

摇摇风波中，洪涛不能触。

儿子们渐已长大，在外附学，恐照管不来；在家请先生，怕两个伯伯设局媒捏，都是自己教他。极爱惜的心肠，没亲何变做极威严的面皮。

孩稚亦堪怜，箕裘念苦坚。

父书披阅处，血泪共硃鲜。

数年之间，公公复歿了。钱氏心中暗喜道：“他如今没个遮盖，没个推托了，我不难舍身伸冤。但长子才十余岁，小的还小，倘我为官事累死，这三人如何成立？有心不在忙，还在迟去。”只是叔冕尸棺，他怕移出野外，或者他二人暗里换去骸骨，或使人焚毁灭迹，他只托无银买地做坟，没人料理，且待儿子长大，这也是他用心处。

岂无浅土？夫仇未雪。

以待螻伸，与子同穴。

年捱月守，也不知经了多少残灯暮雨，长夜孤衾。花前洒泪，都只缘鷓羽未成；月下微呼，总只为大冤未报。教书与儿子们说些君臣故事，到那忠臣孝子，不厌详细，一意指引他们要做个有气节、能孝义的人，这班儿子也都领会得。两个儿子大了，为他寻亲，拘着虚体面请问两房，两房怕寻了势力人家，日后做帮手。好的不成，大的与他寻一个寡妇之女，是没丈人的。第二个为他寻一个暴发俗老。假意说我家仕宦之家，聘小家，可以得他厚赠，若攀高，恐多费钱，不是孤寡人家所宜，钱氏也只得依他。

恃有此身在，何须借羽翰？

胆薪无变志，耻雪意方安。

叔冕遗下古书读得，时文读不得，到十五、六岁，都打发出外从师，此时伯缙、仲帷，见钱氏十来年光景，安静自守，待伯伯、姆姆，礼数周到，料他想已相忘，况且事都年远，这三个侄儿也没甚力量，不能为害，所以没个忌嫉谋害他的心。所以钱氏也放了心，令儿子从师。早晚还拘在家中，自己还做些女工，伴他诵读。且喜这两个也用心，大的竟府考取出一名，到道竟进了学。

赢得芹香沾子袖，已看获颖碎亲心。

三个儿子，大的法祖、第二绳祖、第三继祖。此时法祖已进了，绳祖、继祖也会做文字。继祖已一十八岁，钱氏又为他定了亲，只指望与他完娶，三个都成房立户，然后自己出来讨命。不料他十八载大冤，痛心刺骨，莫说亲戚、奴婢面前不敢说，至亲莫如儿子，怕他听了，在人面前出些言语，在伯伯面前露些圭角，反至惹祸，所以也不敢说。便到抑郁得紧，要痛哭一场，也哭不出，所以初时还是中气不调，末后弄成蛊胀。

怨气蟠胸臆，欲言还复吞。

膏肓成痼疾，一死谢重原。

他的家产畜积，都是他十余年经理，其间就里已明白，将来自己品搭，做了三股均分，更听些作自己夫妇丧葬、继祖成婚之费。又道：“还有一个小箱，待我歿后，你等三个同去开，勿令人见。”分付了，这三个果未去开看，只一心医治母亲。奈是大药无灵，大年已促，竟含恨而歿。

孤灯有共恨，抱怨许谁同？

犹恐九泉下，含悲泣未穷。

三个儿子号天哭地，买棺殓殓。人都叹他十八载苦贞，数成三子，不知他一段坚心远志，未许旁人测识。丧事稍暇，三个道：“前日娘说的小箱，莫不还有些银子在内？我们三人今日空闲，不若开来一看。”三人就同到房中，拿出这小箱，倒也沉重。三个急急打开，只见里边止得衣服几件，上边许多血迹，更有铁锤一个，字纸一张。上边是他母亲手笔，上边：“你父亲以直言忤你两个伯伯，某年、月、日，哄至后园。弟兄二人，将铁锤打杀。同时下手有来福、来寿、进贵、文童。今血衣是你父穿的，铁锤是他行凶之器。我因你等年小，我出身讨命，怕为他谋害，连你们不保，故此含怨。你们若有性气，可出状告理，上复父仇，下雪母恨！”三个见了大哭道：“我父原来死于非命，我三人岂有不报之理？”继祖道：“我们如今只去将他二人打死，抵偿父命罢了！”法祖道：“不要这等造次！我居长，我当出去告理。”他便连夜做起冤黄背了，赴抚按告理。

天网无终漏，沉冤有必伸。

到处告状，有道事已年远不肯，当他不得捧了血衣，呼天叫屈，抚按都批行本府理刑。这理刑是仲帷拜门生的，伯缙又央大分上来讲，理刑也唬吓法祖道：“人命大事，怎凭得母亲几句话，来告伯伯？况简验无伤，你发父亲久殓之棺，你也是不孝了！且果是人命，你母亲怎十八年无言？”法祖道：“母亲遗言已明，两伯财势滔天，怕父仇未报，子命复伤，故此含忍，若生员再惜身不行对理，生员不孝更甚！若简验无伤，生员甘死！”理刑吓他不住，只得到他家门首，取棺检视。临简，理刑又再三劝谕，法祖坚执不从。这两个倚着理刑做主，念年尸骸，必须蒸骨，件件俱已讲了银子，必为遮盖。不期到启棺时，甚是古怪，是一个懂尸。去了衣检看，左首肩骨铁锤捶碎，右臂膊铁锤捶折，太阳有拳伤，阴囊有踢伤。其余零星伤痕，隐下的固有，报出的已多，红紫青黑等色，方圆阔狭等形，一一填报。其时因法祖背黄散揭，哄动了盍学，有与法祖同进的，尚不知就里，有与叔冕相与的，尽知他以狂言见忌。这两弟兄要推到父亲身上，那忤父竟光实形、实证，司理回护不得。来福已死，进贵久逃。将来寿、文童夹起，初时抵赖不知，再夹改口：“太爷分付。”临后敲时，只得把伯缙起手，铁锤打断臂膊，仲帷拳欧太阳，伯缙再锤左肩，仲帷脚踢阴子，众人于肋上、前后心加工，一一供出。这两人也无繇展辩，这司理也掩不住两人口供。

沉冤几廿载，一旦得分明，

王法无轻贷，难逃五鼎烹。

伯缙、仲帷，该引兄谋杀弟律；来寿、文童，该引义男欧死家主律，都该拟大辟。但他钱神有灵，伯缙把主谋、下手独认了。仲帷便得从宽。来寿、文童，止作加工未减。法祖再告，两人再辩，尚在翻驳，却也是个天网恢恢，历久必报了。

恩义重天伦，相残笑不仁。

翩翩入牢狱，足以惩无亲。

伯缙财奴，仲帷钻头，到底还弄手脚，若使当日一个孤寡妇人，如何弄得他过？他把一个父亲，装在前头，不过去他几撇银子，弄他不过。钱氏出头露面，不为气死，也为累死，这三个孤儿，看管何人？是钱氏若不沉心宁耐，夫冤不雪，还至一身枉死，三子不保。不期他有这样沉谋定力，坚守得住，见势不好，便能顺着公公，何等圆变！十八年不露一毫怨尤，连儿子前不说，使他不测，何等智谋！何等力量！较烈烈一死的，似进一筹。至于伯缙、仲帷，不能友爱，残忍无亲，虽用尽心机，希图幸免，究竟无益。如何不把豺狼生性，略耐一耐？若叔冕好酒狂言，以至有杀身之祸，几至甘丢一死，妻子伶仃

，也可为狂诞之戒。这便是一妇人能忍，终能雪恨、报仇；三男子不能忍，遂至丧身殒命。书曰：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张公艺坚持百忍，不特伦理所赖，实亦性命攸关。

第十三回 阴德获占巍科 险肠顿失高第

好还固有理，报复亦有心。

达人希冀绝，德施每在阴。

良以愜寸衷，岂惜床头金。

隋珠忽入掌，馘穀忽相寻。

初匪意所存，可作鄙吝箴。

今人说人肯作善的，道行阴鹭，日有阴德，日有阴功。阴之为言，黯黯（黑甚）（黑甚）、不见不闻，施仁仗义，不必人感，不必人知，只是了我这点心，并无希冀，这便是真心作善。若偶然有触发，也周旋施与，但不免着一念道：“我如此，他必感我，他虽未必报，人必知我、感我。”是有所冀而为；或怕这人怪我，或怕傍人议我，是有所畏而为，皆非自然，当日文王掩骸，四国归心。文王自尽己心，原不思以此邀结四国，四国虽动于文王之德，文王实无钩致之情。故汉王恽之痊书生，何尝想到报酬？卒因被与马识书生之家，是出天心之巧，在我断不容妄为想也。但为施德的人，不可说报，以伤雅道，在受德的人，不可不说个报，以昧本心。在君子不可说个报，以开冀望之端。在小人不可不说报，以动他为善之念。

德有不可忘，我衔人德是。

报有必当忘，我施人恩是。

历数阴功所云不求报者，无如恤人于死后。人死，他冥然有何所感？这真是无欣艳的。在元初，奸僧杨琏真伽，发宋陵寝，当时官府不禁，便宋家子姓也没个来争，独有唐义士名旺，他破家结侠少，为他窃取瘞藏，兢兢只求免祸，那思知感？家贫至干训蒙为生。一日，梦入冥府，有几个王者出来谢他，及见冥府主者，简他禄命，数该孤贫。数王者为他陈谢，注与田二十亩，一妻三子，以报其功。后来果有一显宦，姓袁，要寻一馆宾，有人荐他。相见道：“闻有江南唐义士，先生是他族中么？”荐的道：“正是此君！”袁宦惕然起敬，问他尚无妻无家产，袁宦就为他娶妻，为他置产，后生三子，竟与梦中相合。何尝是义士有心求报？

阴功刻寸心，感通彻神鬼。

到我朝，也有个无心获报的，是一个孝廉，姓周，东粤人，做人极其慈祥，有侠气。只是蹉跎名场，早年发科，到四十余岁，尚难一第。这次，秋间就进京，要在京静养半年，以图决中，沿路在苏杭寻了些新时文，沿路批读。到

京，要在西山中，薪水不便；在城市喧杂，恐有交游；就在城外僧寺觅寓所，在里边看书，朝夕在那厢拟书题、经题，有的改，没的做，寻邸报，看时事，拟表策。天下原没个不通举人，加了工夫，真是必中之具了。

前途试已经，后锐岂难鼓？

一战拔军麾，何须歌破釜！

一日，读倦了，叫了一个本寺僧人，就近报国寺去看松，果然好松：

秀色连天，清阴覆地，团团下荫口鹤梳翎；矫矫上凌苍龙奋臂。风度处笙竽嫋嫋，日来时金翠重重。螭缠虬搅，看不尽他古干巍枝；凤翥鸾翔，说不尽他妍姿逸韵。

正是：

可餐多古色，宜耳是清声。

在松下盘桓了一回，可也绿映衣襟，翠生衫袖，一会箫管，一会雷霆，尽堪消遣。又到后边阁上，看那窑变观音，却也来得形相端好，一片光色四射。随喜了。即回到本寺，却见侧首一间小屋，内停着一口棺木：

盖上尘生尺许，面前香没一炉。

洒洒想无子姓，相吊唯有啼乌。

周孝廉道：“甚人棺木？在此想已年久，恰是没人来照管的。你看棺上鼠迹鸦踪，桌上烟消火灭。是这样委置，日晒风吹，不如埋之土中，也是个了结！”

僧人道：“闻得是个选官，姓李，得了个官：汉阳通判，不曾到任，死了。家人殡殓，寄在此间，原说就来搬运。不料一去三十余年，杳无信息，丢在此间。”孝廉道：“这应是无人来了，待我与他葬了，使他个归土为安。不然日复一日，棺木朽腐，将来尸骸暴露，也是有的了。”僧人道：“相公若发此慈悲心，真是泽及枯骨，无量功德了！”孝廉动了这心，就于寺后买了一块地。道：“他是个通判，也不可草草！”为他择日，还备副祭礼，作通祭文，道：

维 年 月 日，粤东某谨致祭于：前汉阳判刺，乡人李君。

曰：呜呼！君为粤产，将宦楚中。尺蠖久屈，爰伸厥功，胡天不延，竟罹其凶？二豎忽侵，药石罔功。一棺戢身，寄迹弹宫。怅妇子兮远隔，问故国兮烟濛。日月其徂，燕雁靡通。念载于焉，尘埋土封。苔痕朝青，鬼燐夜红。吊拱揖之鼯鼠，洒麦饭兮谁从？于亦粤人，马牛其风，公车来此，恤子飘蓬。谨筮吉辰，瘞尔剑弓；漠漠重泉，以归以容。君其安乎？马鬣是崇。

呜呼！蝼蚁鸢鸟谁独亲？脱骖聊尽旅人心。九原一滴知曾到，好慰天涯久滞魂。哀哉！尚飨。

却也混混两日。

一夜，吃了两杯酒睡去。只见外边传：“李爷拜！”周孝廉不知甚人，出来相见，却是一位缙绅。红袍银带，皂靴乌纱。周孝廉道：“请坐！待学生公服相见。”这缙绅道：“不须得！学生感蒙乡翁盛德，特来奉谢！”竟拜将下去。拜了，相对而坐，这缙绅道：“学生为微名所投，栖迟京邸，甫沾一命，又复捐馆。故乡迢递，弱子伶仃，不惟归骨无期，抑且掩藏无日。谁为执紼范生，那是盖棺王果？不意乡翁见怜，得归浅土，不胜感激！思欲少效衔结，乡翁会试期近，可移向东四牌楼二条胡同，杨家小院子暂住，门上可写小字一行，道：‘广东周春元寓’，将来大利科名。某于暗中相助，魁可得也。且寒家后与君家有姻缘之分，特来相报，幸勿遗忘！”言罢，飘然而去。惊醒，正是一梦。

小儿灯犹在，孤帷衾正寒。

屋梁摇月影，恍惚见衣冠。

周孝廉睡着想道：“这梦甚是奇怪！待认是真，却不是个梦话、鬼话？待认作假，当日曾有极敬梓潼帝□，每日拜谒，极其至诚，同窗谗他，写了三个题目，□在香炉下，微露纸角。这人往拜得了，将此三题□心敲打，得中经魁。这是因戏当真。若说梦，又有□□□，梦中有人说：‘三钱银子，一个举人不要做。’屡屡如此，他一日梦中问他，那人道：‘你于某日到某处，夜静，有一家不关门，你可写名字与学，并银子抛在他家，大为有力。’此生果依他行事。抛在这家，是个写榜吏。他道：‘事殊作怪，平白送这银子与我！’却把这名字与学分记在胸中，及至填榜，填到此名，上边方欲更□，他记得熟溜，一笔书下，事已成，遂不复改。还有个：一个举子在临安萧寺，梦一女子求埋他材，说此去论冒中用三古字，可得高第，后来果然。是一主考与一知己作关节，鬼窃知之，以语此生，竟用此得第。”

天下尽多怪事，宣室问岂不经。

“事亦在可信这边，我只去寻东四牌楼，果有此人家，就有些光景了！”

他似信不信，只以读书作文为本。捱到场期将近，搬进城中，去到二条胡同去问，果有个杨家，也曾有个广东举人，租他家安寓，三日前移去，却是空的。周孝廉听了，心中欢喜，道：“此事约莫有几分光景！不知这是道风水好叫我来，不知还有别议？且住在此再处。”不期事之偶然，有一位词林，也是粤东人，他有个研墨之交，久不得第，家事清寒彻骨，他有心要扶持他做个进士。初到京来拜时，也回拜，知了他下处。到会场时，该他同考，自己做了四篇经文，千锤百炼，真是必中之文。自己写了，加了圈点，密密封固，叫个心腹家人，道：“你将此封，悄悄到东四牌楼二条胡同，房主人姓杨，里边住的广东周举人，投与他就来，不必待他回复，领他赏赐，迟延为人知觉。”

施恩不祈报，为德不留名。

欲慰弹冠意，缄书命小倅。

这管家未明出来，叫了头驴，竟赶来四牌楼。下了驴，到二条胡同，问杨家，有一个人指道：“进胡同十余家，那间壁红纸帖一条：‘广东周春元寓’，那门面里便是。”这管家想道：“我只要问周春元，有了周春元，找杨家做甚么？”竟看着那条红纸扣门，里边开门，打乡谈，果是广东人。这管家相信不疑，道：“家爷有字送周相公！”周管家问：“是那位爷？”道：“你相公自知道。”递了字，急急去了。管家只得传进，周孝廉正在梳洗，接着看，上边是个“送周相公”，拆开看，里边并没书札，止是四篇春秋文字，上加圈点。周孝廉道：“这甚古怪，不是相知，怎晓得我姓？我是春秋？送来却又不说个明白，且这四个题甚冠冕，是大场要出的。”自古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还怕人错送了来讨，梳洗完，即伸纸研墨，誊下个副本。道：“这四篇不是天赐，也是人的关节，若来讨，我依傍光景改些，或用他的骨，或用他的意，大同小异，可以得第。若没人来讨，场中遇着直写，定是高魁。李通判叫我来住，定是为此。”

巧处移云掩月，应是鬼使神差。

圯下书传黄石，扶炎唾手功谐。

周孝廉得了这几篇，是珍宝般讽诵，又日逐把自己做的拟题，改削摹仿得相似，如出一手，只待会试。

一日，有一个同乡孝廉，姓王，是个最狂荡、最险刻的人。自到京，没一日在寓所，不是赌，就是嫖，吃酒。你若有些声名，他偏要诽谤你；你会得做几句文字，他偏要指摘你；你肯读几句书，他偏要搅乱你；倚着天资高，笔性好，手里拿个会元，口里说个会元，真是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把些前辈老先生，都做腐物、厌物，将来做玩具、耍具。所以同乡没个不恶他，没个不怕他，在城同袍，没个不躲他的。周孝廉在城外，他无暇出城，如今进城，他也来访。一见彼此套说，周孝廉道：“曾得几个拟题。”他就扫道：“甚么拟题？”提起笔，随手扫去。“在外这样苦苦镂刻，神情毕竟不王的，况如今这些词林，晓得甚么，拟得甚题出？”

傲眼开青白，狂呼大小儿。

纤才兼小器，世路自多歧。

走到房中，看见些抄誊二三场括帖，笑道：“还看这二百年前老本头，如今屯盐近务，局变日新，士习民风，理财察吏，都月异岁不同，还要剿袭这些古董？还同我去吃些酒，把胸中宿物浇洗一浇洗，去窠窝走一走，把这些腐板气淘一淘净。摆脱去这旧头巾，还你个新进士！”一把扯了就走。扯到娼妓家

，“老翁”、“老呆”象口叫，与这些妓女取笑他。不肯吃，灌了吃，他狂了半日，这周孝廉却已被他奚落了半日。扯一个歪妓，送与周孝廉，孝廉不肯，还道他：“腐厌”、“扫兴”、“臭吝”，弄得个周孝廉逃席而回。以后来，只推不在。那王孝廉欺他忠厚，偏要来寻他，见他躲得紧，竟也不待传报，一直赶进房中。周孝廉正摆了这几篇文章，在那边玩索，只听得一声道：“这番躲不过了！”周孝廉急忙将来收入袖中，王孝廉道：“何妨，待小弟品评一品评！上得小弟的眼，自上得主司的眼了。”来要时，周孝廉如何肯与他？王孝廉见他神色有异，道：“莫非是关节么？这小弟断不靠他，也不妨一看！”周孝廉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实是拙作，不足当大观，故此羞涩。”王孝廉道：“能这样自谅！”又要扯他走。周孝廉一来曾遭他轻薄，二来袖中物怕遗失，只得辞道：“乡翁妙年天纵，不须读得，自取高魁。小弟鲁钝，还容小弟搬一搬火，庶可附骥。”王孝廉扭着道：“不在这一、二日。”周孝廉道：“兄不在这两日，小弟专靠得这两日。千乡万水来，博得个出身去才是。”这一句，不觉动了那孝廉的恼。

狂心不受制，口语易相左。

谁知笑谈里，顷刻成水火。

作色道：“小弟是不图出身的了？”周孝廉道：“不是说兄，只说小弟！”王孝廉道：“这等，看兄取高魁！”悻悻而去。彼时，两孝廉在内扯拽时，外边两家管家也鬼吵，王家道：“放着酒不吃，也是个痴相公。”周家道：“你要吃酒、嫖的，自吃酒、嫖；他要读书的，还等他读书。还是读得两句书，场里得力！”及至去时，王家有两个小后生管家，是巴不得家主顽耍，自己也得肥嘴，落两个钱肥身。有两个老成的，是要家主读书成名，自己不敢说，却借话说道：“周相公说的：‘千山万水来，读两句书，博个进士’，自是正理，相公原不要强他。”王孝廉不觉越恼，道：“他博得进士，我博不得进士么？”

发言不合机，如以水激石。

怒湍四飞射，因惭且生嫉。

又想到：“他适才那两篇文章，遮掩不与我看，一定是个关节！他拿定必中，故此唐突我，我且耍他一耍。”在外边散布流言道：“周举人买春秋房考，作本房首卷。”又道：“谣言阻他不住，却是空做冤家，不若明与他做个对头！”竟向知贡举宗伯处，首一呈道：“广东举人周某，依恃孤经，关节易通，明言必冠本房，略无嫌忌，事涉可疑，特行呈案。”宗伯道：“这莫须有事，怎可信你偏词？且存案，我到场中再处！”

难凭风影词，遽定文同狱。

到场中，知贡举官也只不言。周孝廉到场中，四个经题遇了两个，其余俱

平日所拟。却也凑巧，不恰好却是这词林原拟春秋房，因闻外边有说，竟辞了，就易经房。看春秋的，是个客经官，晓甚传题、合题？虽曾请教本经的，只得些大略，所以单只在笔气、词华上取人，王孝廉做了个本房首卷，周孝廉是个副卷首。临填榜，填到四名该春秋，宗伯道：“此卷有说。”袖出呈子，是王孝廉首周孝廉的。大座师道：“如今阅卷官，俱是更易的，量无此弊。”副主考道：“既有疑，何妨置之，于副卷中取补。”取了拆开，倒是周孝廉名字，知贡举的愕然。副主考道：“这仍用易的罢。”拆开，正是原首王孝廉，大主考道：“这不须易了。周生由副卷，因此终得魁，自是天定！王生已得魁，因此首而失，是攻讦小人，天不欲他有科名。颠倒之中，实有鬼神，何嫌何疑？”宗伯连声道：“是！”竟填了周孝廉。

塞马幻得失，福祸转须臾。

嗟嗟自作孽，天巧人谋愚。

揭晓这夜，周孝廉又梦见李通判来，道：“某为乡翁废尽心力，前已可得，后竟几失。里边历尽巇险，高魁终归乡翁，学生可以借手报德矣！”醒来，知是好消息，中间话不甚解。再停一会，报的已到，周孝廉竟是魁了。

虽云奖借力，亦藉阴德功。

衔结鬼有心，花看杏苑红。

王孝廉家人都道：“毕竟读书有用，当日相公道他腐、道他厌，如今腐出个官，厌出个官来了！”王孝廉还想道：“当日出首，原是臆度，如今这事却真了，我去见知贡举宗伯，看他怎么说？”次日去见，说及前事，要宗伯简举。宗伯道：“兄单单为这纸呈子，弄去了兄自己一个魁，送一个魁与了周兄。当日兄该中魁，学生将兄呈子拿出，留了，于副卷取一卷填补，不料恰是周兄的，兄卷返见遗。这虽是造化之巧，却也是兄欲以攻讦害人，天心所不与，害人自害了！以兄之才，终将大发，还立心要紧。阻他人功名，那知阻了自己功名，不可，不可！”说得王孝廉满面惭悔，红了又白，急收拾起身。

弄巧乃成拙，攻人适自攻。

琴书千里去，何面见江东！

后来，那周孝廉下第，去辞词林。词林先见魁卷内中两篇是他文字，却不是这相知，问家人，道：“是送在二条胡同，周春元寓。”心下甚是疑惑，一来疑是相知转卖与人，功名大事，岂有不图出身，思量擢钱的？待疑家人私卖与人，这家人是心腹，断不为此。且四篇文字，谁人肯信是关节？肯出钱？及至相见，问及：“前有一字来，兄想未见么？”说起日子，正是周春元因在彼多病，移寓之后，因两下叹息。“功名二字，非人力所能图！我前日为兄作了四篇文字，差人送兄，以为关节，不料兄已移寓。新寓的又是广东人，姓

周，所以小价送了不疑。及至小弟避流言，换了房，这文字也不得力，谁知却得力于一纸首状。事之不测如此！”因厚赠他而去。

数奇不可疗，人且如天何？

珍重绋袍意，临岐感刻多。

廷试，周孝廉得个三甲，因座师是个吏科都掌科，力量大，选馆得了个庶吉士。去见先达，规矩拜三次才相见，这词林托言同乡，就相见。因道：“兄经艺中，某某二艺，妙绝！”周庶常也谦词道：“不敢！也是得之记诵。”词林道：“这是学生所构，还有二作。”庶常道：“是晚生先寓城外，后边得一异梦，令移二条胡同杨家，才移得次日，有人送此四艺，不知是老先生所构。”词林道：“此我贻一友，悞以及兄。后亦无济于事，倒亏得同乡一纸首状。”庶常道：“若非老先生之作，得首副榜，亦何以得王同乡之许而得魁？这皆老先生之造也！”便相谢了。

锐借丰城宝，光芒烛上台。

陆剽犀象断，仗此不凡才。

临行，词林道：“此事不可使闻于邻国！”庶常自心缄不泄，两人从此成了最相知。庶常念李通判两次入梦，其间因移居得误送之文，因首状得会魁之擢，移转俱有鬼神，应是其力，遂为他造玄堂，植松柏，置一碑道：“明湖广汉阳府通判李公之墓”。仍为他置祭田，使寺僧收租，以供春秋二祭之费，使他祭祀不绝。

白骨归青山，若敖鬼无馁。

报复若循环，感深酬自倍。

到三年馆散，周庶常止得个才堪风宪，改授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，先试御史，管城。任毕，序差江西巡按，不便至家。直至一年任满，得代回家，正是：

落魄昔儒素，今来已绣衣。

何如辽海鹤，强半世人非。

到家，所生一子，年已长大。正在议姻，少甚么显宦大僚，皆思系足，名门巨族，愿得射屏。其时，有一个富家，姓李，是个骤发，要得攀高。周夫人嫌他不是宦族，不肯成就。媒人道：“他家祖也曾因恩贡，选汉阳通判，只为作在外边，人少知得，也是缙绅之后。”侍御记起梦中：“我家与君后有姻缘之雅”，竟主张成了此亲。问起他家事，道：“三府死时，家贫子幼，故不能迎归。近十余年来，居积各粤及浙、福货物，渐以致富。前岁曾差人往京搬丧，道：‘有个同乡翰林，为他埋丧’，恐伤风水，因此不复移回。”说来正是侍御婚姻之言，至此愈验。可见后事不出前定。

后来侍御回道考核称职，又题差浙直巡盐。才入境，到镇江府官接见，那前日轻侮侍御、与诤侍御的王孝廉，连举不第，只得小就，却正在镇江作判，到任得两个月。见时，好生踟躇不安。

莫恃少年狂，莫作切齿事。

风花有骤时，噬脐亦晚矣！

见后思量：“轻薄已是不通，诤告真为狂险，他好何肯忘情？不如趁没有败露，急急抽身，可以免祸！”就抵病出致仕文书。侍御一笑道：“是恐我计较他耳！我亏他一诤得个高魁，也算我的功臣，不该记他的过。”竟批道：“蒞仕方新，正宜鼓励，着即出视事。”汪洋大度，更人所难。

淮阴拙胯下，邳郡饱老拳。

至人量江河，长空浮云烟。

侍御后再差京畿，掌河南道，管覲事，升太仆少卿，直至掌院，固其仁心伟量，有必至也。昔袁了凡先生道：“科第全凭阴鹭，一个读书人，不靠着作文讲书，通今博古，朝吟夕呻，以博科第，却靠着放生恤死、救寡怜孤，作舍财功德。这也就是拿了几千两，去买大座师或小主考，以财致身一般。况靠此可执券而取，零星用钱，更比钻营便宜些。却也没个只靠阴鹭，腹中没一个字，纸上没一句文章，可中得来的！”只因最不信阴果的是文人，所以说此。我就把以阴险而失，以仁厚而得，便是一个样子。总是：功名有定数，本心不可失。则是个大道理，人人要知。

第十四回 神师三致提撕 总遭一死不免

天地有阳九，昆池生劫灰。

人生处其间，岌岌亦殆哉。

智士识趋避，灾祥或可回。

奚知数已定，变起如疾雷。

高陵夷坦途，宫观成蒿莱。

当年龙兴地，白骨连苍苔。

皇赫震斯怒，大星折中台。

指引多仙灵，鬼厉犹为灾。

无能脱一死，生死固宿栽。

唯有任运行，浮沉听覆培。

右五言古

这首单道乙亥孟春风阳之变，一时贼至如飘风疾雷。当时官吏士民，骈首就戮，皆有数焉。即如数中一位大臣，岂无仙灵为之指引？卒不能免，信乎数

之前定。盖从来宰官贤哲，多有宿根，所以生时亦异，未死亦必有人指示，然而命自莫造。如我朝建文时，侍郎卓敬，他小时读书归家，忽然风雨大至，躲入一树林中。林中有一所庄院，他去叩门。只见里面两个童子开门延他进去，主人出来相见，葛巾野服，飘飘欲仙。礼罢，道：“郎君神气踈朗，异日必贵，但恐不得令终，不若隐居，以图长年。”卓敬道：“双亲在堂，正期显身扬名，栖遁之事，良非所愿！”因留他酒饭，劝他出世，必不肯，命童子牵牛相进。临行，又命童子取一箬笼相赠，中着僧帽一顶，箍桶具一副，卓敬又笑而却之。

方笃勋名志，羞为肥遯人。

临岐枉渎复，龙性固难驯。

卓敬别了，骑牛独行，抵家叩门，回视所骑之牛，乃是一虎，跳踉而去。次早雨霁，随虎迹入林，见一祠，乃宋进士潘逍遥潘闾之祠，与昨所见人无异，知所见乃闾也，后来卓敬做到侍郎，忠于建文，为成祖所杀，乃知僧帽、箍桶具，逍遥教之潜身远害，而侍郎不悟也。这已是大数已定，不可逃的征验了。

升沉信所遭，趋避徒为劳。

更迫君臣义，捐躯不可逃。

在今上时，有一个姓杨，名一鹏。他祖父世有积德，父亲艰于子嗣，曾向五台山祈祷，后来有孕，到十月满足，生下此人。凡人有五事，与天五行相应，五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五事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。貌居先，则为人初生，形体已具，故居一。下地就“哇”的一声会哭，故居二。生下会得看，又会得听，到一周时，就会哭要乳吃，这是能思。这五件是少不得的，他却少了一件，下地时不会做声。一家惊惶道：“想生产艰难，过了时，坏了他？却又两眼会看，口中有气，这一定是个哑巴也！”

铜狄缄加三，蝉当秋气酣。

兴戎有深戒，生小早知含。

两夫妇甚是不快，道：“千难万难，得一个儿子，指望读书进学，如今却是个哑的，养不大，倒也罢了，养得大，立在人前却是泥神道、木菩萨，岂不可笑！”莫说其妻的觉得不悦，其夫的口里喃喃，在门前走来走去，甚有怨词。只见门外忽闪进一人来。

圆顶犹含绿，纤鞋不起尘。

面如明月满，目若朗星新。

墨雾飘缁袖，黄云落短绅。

伶伽音袅袅，祇树散花身。

原来是个尼僧。向前道：“老施主稽首了！贫尼五台山来，特从施主化五色长

命线的，不拘一色二色，不拘一条两条，都是缘法。”这杨公正在闷里，道：“五台、五台，前日去求得一个不做声儿子来！”只见这尼人笑了一笑，说来话甚怪，道：“老施主勿忧，他自凤阳来，经由三千六百里，喘息未定，教他怎哭得出？老施主须好看他，他日后有许大受用，许大因缘在里边。”

诞语欲神惊，微渺不近情。

想为给孤友，相与话三生。

杨公道：“我不指望甚做官、做吏大受用，只说得两句话，读得两句书出，就心愿满了！”尼僧道：“老施主，他就说了！”只听得房里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这杨公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师父，你站着，我拿线来！”急赶进房，其妻的已满面笑容，道：“哭了，不哑了！”杨公就把外边尼僧的话说，两边称奇，叫在线帖里取线施他，还与他些斋粮。杨公忙忙翻得几条线，量了几升米，走出房来，尼僧早已不在门首，看时，竟不知从哪一边去了。

疑从鹞岭来，复向莲台隐。

一片彩云生，居然落清影。

夫妻两个相对道：“这个孩子，一定是个累劫修行凤阳的高僧、高道，五台佛爷感我们虔诚求祷，注他来我家托生。那尼僧道他后来有许多享用，这毕竟做朝廷的大臣宰，只是咱们不要说出，怕难养。”两个自认定是个奇物。且喜自小出疹子、痘子，虽然危险，都在绝处逢生。六岁上学，先生取名一鹏，果然是一目十行，过眼成诵。秉性极其慈祥，一切飞潜动植的，爱惜不肯伤他。年纪略大些，先生与他讲解经书，他听着玲珑透彻，真个也闻一知十。垂髫进了学，长大娶了妻，不意父母相继病亡。临歿时，与他说这缘故，道：“你生时并不啼哭，我一家忧闷，忽来一神尼，道你三千六百里来此，喘息未定，停会就哭，果然如此。还许你后来大有享用，你应不是个凡人，也不作个平常小人。但你此后倘有寸进，不要迷了本性，务须爱人惜福，不要贪淫妄杀，凡事须存阴鹭。只可惜我们福薄，不能见你大成！”杨公少年聪颖，自负不是庸流，到此越把远大自期。

自知金粟是前身，识想室灵不染尘。

聊借宰官作慈筏，一航普济爱河人。

服闋赴试，连登高第。初选四川成都府推官，到任一廉如水。请托不听，到审词讼，极其虚心平气，有那大奸大恶，必然痛处，不肯姑息。到那沉冤积枉，毕竟要洗雪，便忤了上司，拂了乡宦，也毅然要行。要知人带宿根，不尽在断酒吃素，念佛看经，只是见地空明、心性平善，若一味宽和，遇地方豪恶，衙门奸蠹，不打不骂，他无所忌惮，害人还以自害，却也是我纵恶，反不是慈氏真法门了。

菩萨低眉，金刚努目。

不平者平，慈育魔伏。

在任年余，一日因查盘事毕，随喜峨嵋山，这山是文殊道场，逼近西羌，山岭高寒，六月积雪，真个：

万壑埋烟，千岩隐月，谷明漏日，厂振来风。亭亭松干，舞碧鹤而高蹇；挺挺松梢，

攫苍龙而直上。瀑落半天雷，夹树声而并厉；涧流千尺练，连雪色而增寒。杖破轻云，

屐穿积霭。

正是：

闻钟知有寺，林断又逢山。

路出霞天外，人归洞壑间。

沿路僧人，鸣钟奏乐，进斋献茶，迎入大殿。县官相陪，瞻礼了。这寺是个古刹，尝有乌斯藏喇嘛僧来，尝带有西番佛菩萨变相，生得三头六臂，猪首人身，靛脸朱发，鸟爪兽牙，顶带髑髅，衣披虎豹。杨司理觉得奇异，都去一瞻视。却见大佛之前，石台之上，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僧人，面前虽障一座屏风，正值方才司理礼拜之所。知县便作色道：“上司来往处，怎容这僧在此，不行回避！”寺僧忙禀道：“这僧三日前来，说要候一个相识，就在殿上，想是入定。方才赶他不走，推扯不动，二位老爷龙驾已到，只得慌忙把屏风遮住。”杨司理把眼去看那僧人：

静气寒岩古木，道貌精金粹玉。

不是寻常云水，应乃祇园尊宿。

杨司理见他举止不凡，叫手下不要罗唆，且过来相见，寺僧忙向他道：“这是成都府理刑杨老爷，你不肯回避，几乎惹出事来，可快起身，小心叩头去！”这僧人一笑，从容走下台来，向杨司理和南，道：“檀越不是生下来不啼哭的么？贫僧候久了！”杨司理吃了一吓，忙答礼道：“神僧，此弟子少时事，人罕知得，神僧何以知之？”僧人道：“前来者，亦我道友。”杨司理问神僧大名，那僧人拈起身边一个硃红金字小牌儿，上有“万世尊”三字。杨公看了未及言语，那县尊道：“这名也不易当。”僧人道：“二公勿讶，这亦有因。二公不闻万历年，圣旨召辨融大师遍选天下名僧，启建祝圣道场，各以经典中佛菩萨名号赐他，赐到此名，群僧没一个敢承受的。贫僧道：‘贫僧可以当得么？’即蒙辨师以此号与我，盖出君赐，非贫僧敢僭称。且圣凡虽有异称，实无异性。能修，凡可入圣；屠儿、猎夫，立地可以成佛。不修，圣可为凡，少甚仙胎、佛种？反至带角披毛，世尊亦是人所可至。”杨司理更知也是异

人，就延入方丈，并坐，叫备斋相请。杨司理也平日留心内典，如华严、楞严、维摩圆觉，平日疑难未解的，将来请教，他应答如流，讲说都出人意表。

口有广长舌，辩乃无碍才。

少试脱离解，钩取意珠来。

杨司理又留他同房对榻而寝，道：“弟子此后去向何如？”僧人道：“你功名远大，大凡宦海波涛极猛，今子方解缆，怎么教你回篙？但操舟的人，不到黑风四吹，狂澜乱起之时，怎肯息帆住楫？但到这时，危已切身，见机须早，回头须决，若一濡迟，便无觅处。故平日把舵要牢，临急抽身要快！”

生死与利害，决机只些子。

利刀截贪痴，莲花脱泥滓。

自古人最难断的是名利根荪，杨公虽然是个夙根人，然不免为世网罩住本性，正要思量如何致君泽民，如何封妻荫子，如何显亲扬名，焰腾腾地此心，便是清凉水洗他不灭，因他知得初生时事，也敬重他。若说叫他抛弃名利缰锁，也最难的。正是：

谁能持得三昧刃，立时跳出金刚圈。

杨公道：“名利空花，智人当寻结果，弟子也解得。但弟子甫得致身，当少为朝廷出力，仰答君恩，博一封诰，上酬亲恩，然后急流勇退，携瓢荷笠，寻师父于三山五岳之间。”僧人道：“我有处寻你，你何处寻我？总之你们宰官，所至都因夙缘，到头也有大数。诸葛亮有大功于川蜀，不及享而歿，再世做了韦皋，久镇西川。如今官府，清廉爱民的，是夙生这些生灵，原与他有缘；官府贪酷害民的，也是前生应受他荼毒。至如大数，颜真卿数该兵解，所以数世元臣，忠而且老，不免一缢。郭璞他能禳解，却终死于王敦。但真西山草庵和尚、黄鲁直、华严女子，不失本性，终证上真。李林甫、史弥远尽失本来，灵山泥犁，顿成天襁，檀越也要知得！”

富贵在天，善恶在我。

灵明尝存，远咎避祸。

杨公道：“弟子领教！也只暂借宰官设法，不坏居士性灵，图与师父相见。”

名场方纵辔，鞭策正难收。

不到蚁封蹶，痴情那肯休！

僧人道：“你的世缘方深，我不强你！只是世上生灵大劫将至，便是一两个英雄豪杰舍身拚命，也撑持不住，挽救不来，只落得同沦苦海，良是可惜。知者亟须见机退步，这你要知得！”

高敲拍板，紧打门捶。

奈是泥牛，牵鼻不回。

次早，僧人捉杖告行，杨公出俸金相赠，僧人笑道：“贫僧一瓢一衲，真是量食进松术，量形衣荔萝，要此何用？只你勉旃自爱，花甲周时，还于凤阳相会。”杨公殷勤送别了。由此终任，行取考选，在宦途中浮沉有二十余年。中间有妻子，就有妻子之累；有家园，就有家园之累；有职守，便有职守之累。如妻子，是婚嫁长育，那一件不要关心？田园是置买兴造，那一件不要在意？说到官职，承上接下，要仔么固结人心，要仔么承迎上司，仔么和合僚友，顾名节，顾声望，真能使人身心不闲，混混过了日月。杨公想：“在宦途是不失这圆陀的心灵。”但不觉已混到五十余岁，升了个总督漕运，巡抚凤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

节钺新淮海，金汤壮帝乡。

转轮通国脉，弹压遍中邦。

这凤阳是太祖高皇帝龙兴之地，仁祖陵墓所在，号曰中都，却不建城廓，想是太祖天下一家，不立封畛之意。且陵上自有中官卫卒，抚按不过到任岁时朝谒，不在此驻扎。精神事业全在漕运上，运道的通塞，运船的迟速，运官的勤惰，运军的嚣静，运饷的盈欠，运防的疏密，都是时刻要料理的。近来又添出一项，是防流贼。流贼自山陕走到河南，南寇湖广，北寇保定，东寇山东，东南颖濮，庐凤淮扬，是他骚扰得着的。其间为首是山陕人，都弓马熟闲，善于战斗。其余附从，也就是地方无赖、游手游食之人，平日要财不得财，要女色不得女色，巴不得个乘机乱动。又有一种贫苦无聊、衣食不继，官钱私债逼迫，贼来也死，不来也死的，不若且随着混帐。至于城池村落一破，有家的、无家的、有钱的、无钱的，也有失身其中的。所以到处成团打块，其实真贼不多几人，全是这些招引党附的为害。

民贫喜揭竿，兽困思走险。

所以潢池中，纷纷蜂虿满。

如今讲御贼先靠兵，乡兵今日操练，明日迎送，终朝不得安靖。废业妨工，不得个粮，客兵所到，索粮骚扰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至。及到贼来，有本事的还去与他讲打仗，贼人或是避了别去，或是撇下些钱帛人畜与他做功；没本事的，贼要来打仗，还想没处去躲，遇着孤身客人、避乱乡民，杀两个做功罢了。所以一路：

避寇如避蛇，遇兵如遇虎。

寇来家半空，兵到无寸土。

杨总漕到任，檄行守巡参游，凡与河南、江西邻界，流贼可以窥伺处所，俱着练乡勇官兵；把截信地、山隘河津，俱要周防设守；各府州县，也令练兵聚粮，备办军火器械，严缉奸细勾引之人。地方且喜安堵。自己驻扎淮上

，料理漕务。到崇祯七年九月之间，漕船都已渡淮，在京交卸。这时：

稻熟淮南蟹，黄开篱落花。

登场欢妇子，浊酒醉年华。

也是个上下无事之日，杨总漕正在府中。只听得府门上传鼓，疑是地方有警，急传云板问时，外边禀道：“有一风狂道人，手持一书，称道家书，要见。把门官回言：‘一应书札不敢轻传，方外之人，不敢轻易禀见！’他竟自击鼓。门上拿他时，他道：‘我来救你，却不得见，这也是大数已定，莫可逃了。’抛书而去，行走如飞，拿他不着。”杨总督说：“怎么说我家书，是一个道人来投？却又抛书而去，其中事有古怪！”教道：“人既拿不着，把书且缴进来。”门上果然将书缴进，杨公一看，却是几首诗，上边道：

难将鳞玉拒无常，勋业终为土一方。

欲问后来神妙处，碧天齐拥紫金光。

又

颁来法旨不容违，仙律森严敢泄机。

楚水吴山相共聚，与君同跨片云飞。

又

浪流生死岂男儿？教外真传别有师。

富贵神仙君两得，尚牵缰锁是君痴。

又

业风吹破进贤冠，生死关头着脚难。

六百年来今一遇，莫将大事等闲看。

又

谪向人间仅一周，如今限满恐难留。

清虚有约无相负，如觅当年范蠡舟。

总漕看了，上边都是劝他休官之意，内中有一周之语：“曾有神僧，期我花甲一周凤阳相会，我明岁恰是花甲一周。莫非神僧幻作道人，要与我相见，因门上拒绝，故此投书而去？内中有限满等语，莫非我命尽明年？可惜不得一见，说一个明白！”叫中军官在各庵观、寺院物色这道人，再也寻不出来。分付：“以后有方外异人，不妨禀明，容见则见。”却早把个杨总漕弄得似：

狗舐热油铛，吞吐两俱难。

一念要撇了这担子，这圣上英明，托词陈请不得，不若且到明年，再图机会。总是生灵劫数，畅公厄运。若使当时得见，略露祸乱将来，使总漕得以预防，这是生灵之福。若当日得见，力言不去有患，使总漕得以早去，也是一人之福，不侵寻祸至莫救。

延到次年，是乙亥年，正总漕花甲将周时。才得正月，年前总督也怕各地方因除夜元旦，或酒后懈怠误事，俱行申饬，但所在屯兵，多不过一二千。这流贼中有许多名色：

老（彳回）（彳回） 闯塌天 过天星 八大王 曹操

扫地王 一条龙 巴山虎 闯将 红狼

名目不可尽记，各拥人马一股，每股不下万余，分股来侵。或一枝二枝，势还小，合股而来，势便大。况是官兵在贼前的不肯拦，推个势分难挡；在贼后的不肯追，推个饥疲难进，所以贼得任意为害。这次漫天塞地，由汝南、光山、固始，直犯颍州、霍山。知得凤阳无城，虽陵上有守陵军，都是虚名，十没两个，还是老弱，所以竟奔凤阳。其时官府尚不期贼兵逼近，各村镇探报来，兀自不信。人报道贼已进城，还说他胡言惑众，将来枷号示警，不知贼已四面焚烧、杀掠，做了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束手受戮。可怜把一个凤阳，弄得尸山血海：

丘积贤愚骨，山堆贵贱尸。

星星明鬼火，咕咕噪鸢鸱。

这贼徒无知，不免震惊陵庙，打破高墙，向来禁锢宗室，也有死的、逃的。杨总督此时以淮上为国家水陆咽喉，不敢轻动，闻贼到凤阳，也急发兵来救，事势已无及矣。巡按吴振缨到任不多几时，正要督兵分守泗州等处，闻报只得具题。这事不惟地方失守，还至弓剑之地至于震动，所以圣上大怒，抚按官都着锦衣卫差的当官较，扭解来京问罪。这两位正在地方料理善后事宜，修葺陵殿，招抚流移，轸恤死亡，稽查功罪。只见旗较已到，两人只得开读了驾帖，囚首就道。

为法且任咎，南冠入槛车。

何当脱三木，归理故园锄。

两人一路进京，下了刑部狱，都有辩疏。总漕说兵力单弱，漕、陵不能两顾。侍御说受事方新，方在分守，不得兼顾。至上俱不准辩。杨总督在狱中猛然想起从前之事，把这段因缘来说道：“莫将大事等闲看，仙律森严敢泄机。也明示我有大事，不可明泄。但说范蠡之舟，不知终能泛不能？若荷圣恩，得脱纆锁，便当寻吾师以结烟霞之侣。只是客岁书来时，不早见机急抽身，竟至如此！”

悞人不是进贤冠，自悵临期勇决难。

不向山头望廷尉，更更铃柝夜生寒。

吴侍御也道：“我当日未第时，曾在西湖于忠肃祠中祈梦，梦见在一殿庭之下，同一人囚首待勘。勘久，见一金甲人宣赦得免。前日候审刑部，光景宛然。

或者与公终邀恩赦乎？我亦归而稽首金仙矣！”奈是圣上道：“祖陵衣冠所在，王气所关，岂容震惊？”闻报时，便已素衣角带，减膳撤乐，这时自不肯与平常失机律同。所以在刑部问官，也做了积套，知圣上必驳，每每先轻拟，留些余地。至于一驳再驳，至于诘问堂官，降处司官，这番要为自己计，也便顾不得他人。当日事在山东司，会官问拟时，也只由轻入重，到后没奈何，改到斩罪，决不待时。呈堂具本题知，圣上从中勘酌，强竟道吴侍御按臣，蒞事方始。杨总督是抚臣，在地方有专责，况且在任已久，平日既乏预防，临事不能救护。部间虽是并拟，其中轻重自分，所以命下道：“杨一鹏着即会官处决，吴振缨监候处决。”本下刑科，恰是早饭时候，给事念了驾帖，锦衣官竟进狱中绑人。此时杨、吴两人知圣上怒甚，死必不免，但不料是个即决。两人正在房中吃饭，外边传：“驾帖到！”官较竟进房中，“请杨爷！”先时两人都吃惊，这一请，吴侍御知得免了。

也知如槛羊，幸得缓须臾。

杨总漕道：“好师父，好师父！紫金光，片霞飞在今日了，这也是我浮沉宦海，自取其祸！”从容出监就缚。

数尽不得留，富贵作其豢。

何如断尾鸡，得以脱屠案。

锦衣卫官与刑部主事，押出了刑部街来，到了西角头，可怜这搭地，也不知断送了多少金紫官员！到得，监斩御史也在彼相候。不一会，把一个做秀才极有名，做官极有声，在淮上极赫奕的杨总漕已断送了。

掉头苦不早，不得全首领。

输与蓴鲈客，扁舟弄山影。

还可异的是个问刑纪郎中，他当严旨侃迫之时，按律引例，也是不得已。不料司间事毕，转到私宅，却见一人在彼，正是杨总漕，先已吃了一惊。那总漕向前道：“封疆失守，死是吾分，怎把我做决不待时？”赶向前，将郎中背上一拳。从人不见总漕，但见郎中拱手道：“圣意如此，我不敢逆。”进得内室，忽然寒热交作，背上生起一毒，延医诊视，竟不能好，至七日而歿。

岂是为钳网，暗中若见尤。

首丘空在念，丹旌路悠悠。

我想杨总漕所犯事重，要个司官庇护，也是不能。其杀纪郎中，也非平等之心，却也见他英灵至死不泯。但有此英灵，当见诗之时，便该猛然引退，或留心职业，以绝祸端。却都不能，这便是功名者，贪夫之钓饵。官高必险，反不如持瓢荷杖之飘然。还又见大数之来，虽有仙灵左右，也是难免。则又不如裴晋公所言：“鸡猪鱼蒜，逢着便嚼；生老病死，时至即行。不得贪生怕死

，贻羞名教！”